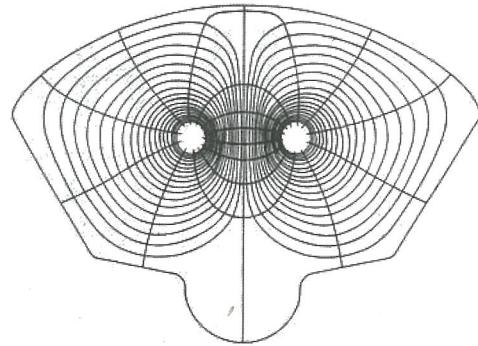


知识付费何以成势？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
喻国明



免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将是网络信息服务的王道。这里的“免费”并非真的不收费，而是不向信息服务的用户直接收费而已。

这一点有点像当年报纸售卖的情况：一份纸张成本、印刷成本三四元钱的报纸只卖一块钱、五毛钱甚至完全免费——因为他们找到了第三方付费的埋单人——广告商，他们从巨额的广告费中不但填补了出版发行上的亏空，而且还得到了巨大的利润。

互联网由于连接的无限性和连接成本近乎为零的特性，不但使用户可以在众多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中自由转换和挑选，同时使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也更加方便地与各种各样的需要用户流量的第三方建立“间接付费”的模式。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盈利模式的多种多样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

那么，今天知识付费为什么能够成势呢？理由可能有这样几条：

一、越来越成熟的社会和成熟的市场，需要越来越成熟和系统的知识把握与之相对应。市场兴起初期依靠灵光一现的“一个金点子”就发财或成就一个事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碎片化的知识对于这个结构化的复杂世界的解释和把握能力越来越低。

二、在一个充斥着焦虑和失控感的时代，人们迫切需要一个把控“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生活和世界的“知识抓手”。正如罗振宇所谈及的“知识焦虑”，如今人

人都在焦虑，焦虑知识不足，焦虑成长得不够快，焦虑自己比不过别人。如果谁能提供一个提纲挈领、定海神针般的知识服务帮助人们把握这样一个超载的世界，无疑是人们渴望和期待的。

三、随着人们的“消费升级”，消费领域的大趋势越来越指向体验型消费。

当人们的收入越来越能充裕地满足物质需求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多的余下收入将如何支配？有一项消费趋势的研究表明：在对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家庭消费情况做了横向比较后发现，中国家庭年均消费占比60%多的是实物类消费，30%多的是服务类消费，包括文化娱乐、教育以及旅游等服务和体验式的，相比较之下，美国和日本的这一部分消费的比例都超过了60%，实物类消费只有30%多，恰好和中国倒过来。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当一个家庭越来越接近中产水平的时候，他们将会把钱越来越多地花费在体验型消费上。

四、中国具有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市场规模——这一点非常关键。中国的市场是对于任何一个市场创新者而言最好的孕育创新产品的“温床”。现阶段在中国，愿意为获得知识服务而付费的人肯定是少数，但只要有1%的人愿意成为知识付费的用户那就意味着1300万用户，哪怕只有1‰的人愿意成为知识付费的用户那也意味着130万用户——这样的数量规模对于任何一个试图进入这个领域的创新者而言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理由吗？！



当然，并不是任何知识的服务都可以以用户直接付费的形式来实现的。有人说，只要是用的、重要的知识服务，就是人们愿意为之付费的服务。这是不对的。君不见，空气之于人类和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和有用啊，它甚至可以用须臾不可缺失来形容它的重要和有用。但你何曾见过人们在正常情况下为获得空气来付费的吗？只有当新鲜、干净的空气成为一种稀缺的东西的时候，售卖洁净的空气才会成为一个生意。对，就是稀缺性，这是知识付费产品的第一品性。只有稀缺的，才是市场所追逐的。可以像空气一样随时随地获得的东西，哪怕再重要也不会有人为它付费。

那么什么样的知识是稀缺的呢？

一、现有的知识供给体系中较为缺少的是专门领域的专门知识，如果加上人们对这个领域、这类知识的兴趣和需求恰好在上升，这类知识就会成为人们愿意付费的对象。

二、跨界的知识和方法型知识。我们这个世界在越来越细分化，知识和知识之间的鸿沟也在日益扩大，因此跨界的知识和能力便成为当下人们把握机遇把握现实的核心能力。能够提升人们这种能力的知识服务，当然有人愿意为它付费。

三、降低或减省人们获得知识的时间付出、精力付出以及增强人们理解力的知识服务也是人们愿意为之付

费的知识服务。在一个信息泛滥、良莠难辨，人们的时间精力短缺的时代，人的社会行动能力的提升、生活效率提升的关键就在于获得和理解知识的能力的提升。因此，这类知识服务虽然形式上不具备稀缺性的特征，但是，当它以一种简约、有效、可理解的方式提供知识服务时，人们会因为它对于人们时间精力的减省而付费，比如：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服务等。

四、个性化量身定制的知识服务。人们在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是复杂的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和个体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的，因此，必须由具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帮助做出量身定制的诊断和对策，譬如咨询公司和律师类的服务就是这样一种服务。在介于咨询公司和律师的服务与通识性的知识之间的那种知识服务，如果能够以比较减省的价格提供的话，也会有相当多的用户趋之若鹜。

以上便是知识付费服务的主要内容类型。必须指出的是，真正使知识付费服务有效地运转起来，还需要更多的营销性因素的加入，比如，明星、名人的聚集效应和事件营销的启动效应，以及将用户直接付费服务与第三方付费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服务模式等等营销手段。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谁能够在知识付费服务的这一“风口”下乘风飞扬，关键还是那句老话“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省”意义上的创新和创意。

目录 CONTENTS



性教育脱敏

5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懂得何为性的
时候，也能明白何为爱，何为责任。



影像生死学

31

因为死亡只能是“自己的”死亡，所
以生命也必须是“自己的”生命。在这一个
意义上，死亡是关于自由永不熄灭的启蒙。

卷首 Prologue

1 知识付费何以成势

瞭望 Outlooke

5 性教育脱敏
12 考研二战生.COM

后宫 Showpiece

16 90后诗人——他们有疯狂的诗一般的灵魂
20 京津双城记
26 当我们深夜举杯——文学系毕业生现状调查

广角 Vastviews

29 看“大女主戏”流行背后的思潮变动
31 影像生死学

人物 Figure

34 姜申：爱你心中的艺术

清唱 Accapella

38 军医难为
43 30年，再遇见
49 春节前的北师大“候鸟”

数据 Datastory

56 2016中国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力全球调查
57 2017全国“两会”舆情热点、社会认知与
情感分布
58 201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联网传播状况
调查报告

视界 Vision

59 木铎声远



2017
2

2017年6月第二期
校内统一刊号：BNU-043

新外大街 19 号总监

郑伟

监制

祁雪晶

出品人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主编

郭超凯

副主编

郭雨晴 何晗钰

主办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瞭望融媒体工作室《新外大街 19 号》杂志社

主笔

汪咏欣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外大街 19 号京师大厦 9412B

记者

汪慧林 王荟萃 王美莹 刘子葳 李君

郝美青 樊效祯 廖绿依 石鉴 王松

刘丹佳 刘丽君 林澜 王阳 李阳

电话

010-58803081

传真

010-58803081

编辑

汪咏欣 郭雨晴 王荟萃 郭超凯

微信公众号

铁狮 NEWS

美编

廖绿依 魏辽辽 郭超凯 王荟萃 李君

邮箱

xinwaidajie19@163.com

长期欢迎投稿，优先考虑非虚构写作和人物

专访类型稿件，稿酬从优

摄影

卢晓丹 耿绍宝 顾嘉



北师新传学院官网



铁狮 NEWS 微信



北师新传学院微信

《新外大街 19 号》杂志订阅方式

发送“姓名”+“宿舍地址”至 13821915159

我们将会把杂志送到您的宿舍



性教育脱敏

记者 | 樊效桢 郝美青 廖绿依 汪咏欣
撰文 | 樊效桢 汪咏欣



在有限的记忆中，专门的性教育在小舟的生命中一直是缺席的，初中生物课上年轻的女老师选择自动略过与性教育相关的部分，而她的父母也从未认真和她谈过性知识。小学二年级那会儿，她偶然在一本妇幼保健的小册子发现了X染色体和Y染色体的科普知识。抑制不住独自看懂小册子兴奋感的她欢欣雀跃地围着妈妈叫嚷“妈妈，妈妈，原来生男生女是由爸爸决定的。”对于女儿这一突如其来的问题，小舟妈妈哭笑不得，反问自己的女儿“那为什么你和妈妈一起睡觉没有怀孕呢？”

这个问题超越了年仅8岁的小舟的认知，伴随她沉默的是这一不了了之的话题。

即便是在普通人眼中性观念更为开放的广东地区，性教育依然是讳莫如深的话题。作为大陆第一批接触香港电影的年轻人，90年代那些香港电影或隐晦或明显的性爱镜头对当时尚年幼的阿世来说并不陌生。直至小学升初中阶段，他才逐渐懂得男女之事。而这些与性相关的知识，零零碎碎地犹如跌落在地的镜子碎片，部分来自与父母日常的交谈，部分是通过学校教材而获取，而



更大一部分是通过网络了解。透过这些模糊的、碎片化的信息，阿世逐渐懂得了电视中那些镜头背后的含义。

相比网生一代，70后的云青亲身经历过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中学时代的她是那片未知领域探索者中的懵懂一员。除了个人卫生护理方面的常识外，她已经想不起小时候长辈是否对她进行过性教育，而她的性知识基本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那本带有70年代特有装帧设计风格、放置在家中书架上的厚厚的家庭百科全书，成为了她性方面的“启蒙老师”。“手淫有害健康”这些陈旧甚至错误的性观念逐渐架构起了孩提时她对性的理解

2017年3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部分家长及营销号指责其部分言辞、图片过于直白，随后引起全网广泛讨论。小舟、阿世、云青……这些出生在不同年代，成长在大江南北，从未谋面的人也加入到了这次性教育的全民热议当中，成为中国性教育探索之路的一个小小注脚。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羞于公开谈性的年代，蓬勃的声音开始勇敢地在公共平台上宣告他们的立场。但是，喧嚣的舆论终将平息，我国的性教育改革仍有很长的路要



走。在万千个键盘侠敲出的或支持或反对的声音中，一个共识正在达成：性教育的普及，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许多。

现状：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思想潮流传入本土，国人的性观念也趋于多元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政府积极着手推行高校性教育课程，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性教育还是比较隐晦的，这与国人含蓄内敛的传统性格有关。但是，与隐晦的性教育长

期共存的，是国人在性方面“丰富的联想力”。

鲁迅先生曾经用他辛辣的笔触来调侃这种情况：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力唯在这层能够如此跃进。

这种矛盾的局面，在今天仍然普遍存在。一项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81% 的受访者表示父母没有对其进行过性教育，而剩下 19% 的接受过来自父母的性教育的受访者中，认为父母进行的性教育非常明确的仅有 10%。69% 的受访者表示学校没有开设过性教育课程，而 31% 的参加过学校性教育课程的受访者中，认为学校的性教育课程非常明确的也只有 10%。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达 45% 的受访者有过从非法网站获取相关信息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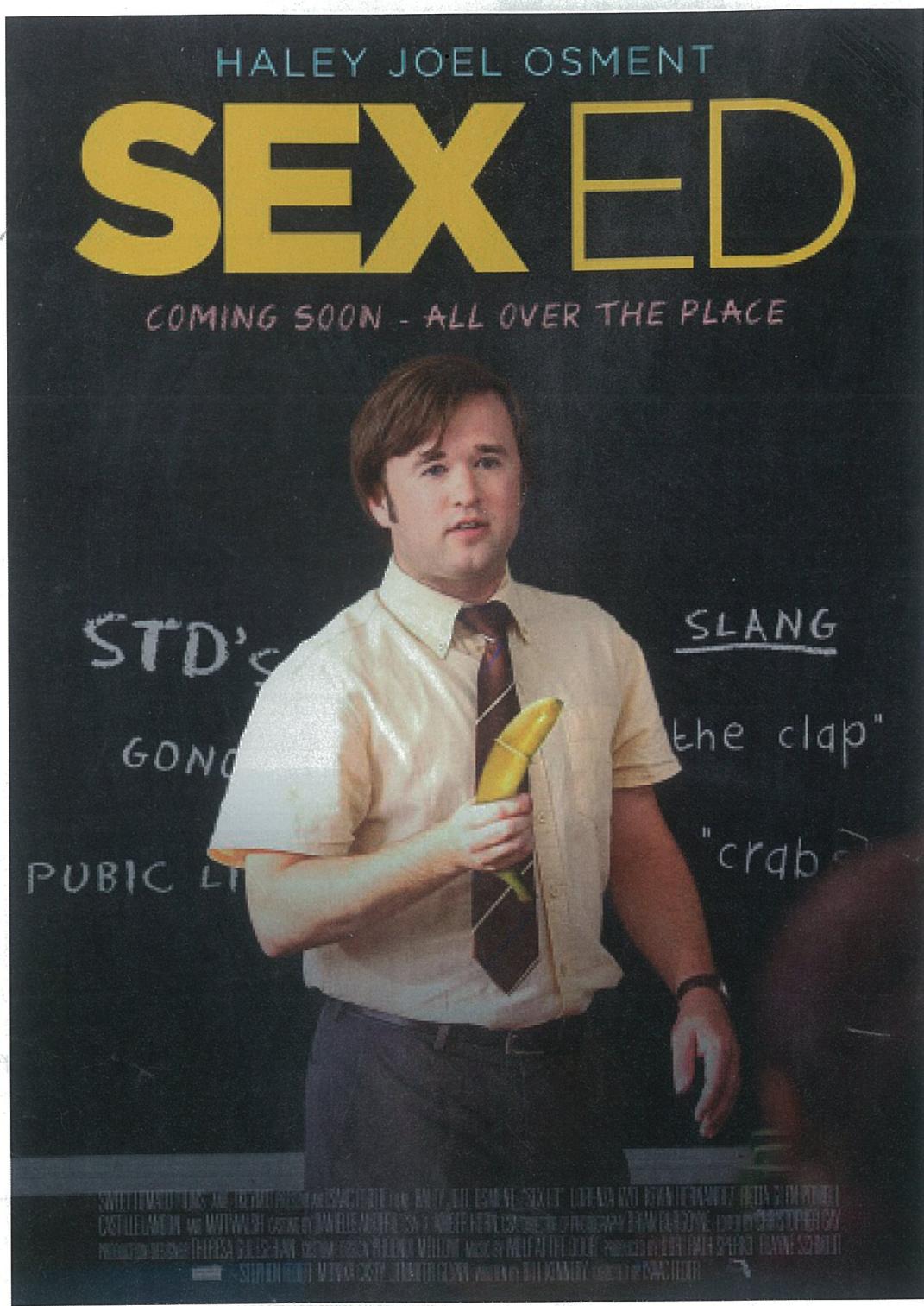
95 后的女孩小舟在接受采访时讲的小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发育、生理期这些问题，妈妈只会告诉她以后长大了也会这样。后来，她从报纸上看到石女的相关报道，知道了石女。有一次爸爸调侃她，“为什么你和妈妈来月经而我没有呢”，她回答爸爸，“因为你是石女”。

很多关于性的知识，她都是从小说里知道的，但是小说和科学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例如很多 BL (BoyLove) 小说都是女作者写的，所以其中的性描写更是不可信。她曾和她的舍友一起看过 BBC 的性教育科普片，这可能是她接触到的最直观最可信的性教育了。

小舟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无论是在偏僻落后的农村还是先进繁荣的城市，人们对于性教育或多或少都有些避讳。性教育被妖魔化，色情制品却成为了性启蒙教材，这种事情真实得近乎荒诞。犹记得初中懵懂时，班上男生窃窃私语谈论昨日春梦时的诡秘神情，以及和好友一遍遍百度那些关键词时的乐此不疲。那些躁动不安的夏天，几乎成了一代代国人的集体回忆。或许，这才是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经久不衰的原因，而王朔原作名为《动物凶猛》，则更加耐人寻味。

支持：思想可以保守但不能落后

我国性教育现状并不令人满意，“有关性侵犯”的新闻报道却越来越多。中国少年儿童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2016 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显示，2016 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害儿童（14 岁以下）案件共有 433 起，与 2015 年相比同比增长了 27.35%。被



国外的性教育影片《SEX ED》

公开报道的 778 名受害者中，7 岁以下的有 125 人，年龄最小的受害者还不到两岁。

面对现状，国家也在做出努力。2008 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应掌握的健康知识做出批示。2011 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明确提出“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性教育似乎正在抵达发展的关键期，一些专家学者对“改变现状”的尝试也取得初步成果。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在网络上引起热议，最初的质疑声音过后，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平台对其表达认可与支持。改革性教育的口号也进入公众视野，受到众多年轻人的支持。在本次调查采访中，大部分的 90 后，都对性教育持支持态度。

90 后的广东男生阿世技校毕业，目前在做自由撰稿人。和绝大多数的 90 后一样。被采访到的时候他有一点点害羞，尽管是在网络上。有关性的话题，或多或少会让他有些别扭。“其实就是自我认知，真到了能理解的年龄，也不用谁教吧？都是自然而然的。”阿世如是说。

提到前段时间引起争议的性教育课本，阿世明确表示，他觉得那本教材“挺好的”，他支持这种形式的性教育。他希望性教育能以严肃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假以情色。否则会给孩童误导性。他表示：“思想可以保守，但不能落后，可以传统，但不能封建。”

如果说年轻的 90 后尚是在象牙塔中谈理论，那么已经生儿育女的 70 后所面对的问题则更为现实，在态度选择上也会有更多考量。

云青目前在一家非营利机构工作。她参与环保与公益，关注女权，也和其他年轻小姑娘一样，追自己喜欢的明星，微博里挂着大量转发的关于林忆莲的资讯，她甚至在某个 BL 同人圈里有相当数量的粉丝。

同时，她也是一个 10 岁孩子的母亲。

云青非常注重对儿子的性教育。从幼儿时期开始，她就会逐渐告诉孩子一些浅显的性知识，但没有使用专业术语。其中包括：女人会来月经，孩子是从妈妈肚子里生的，是爸爸的精子遇见妈妈的卵子等等。

她会告诉孩子如何保护自己，比如，不可以让别人触碰隐私部位，也不可以碰别人的，更不可以欺负女生，还有，“如果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怎么办”。“他说‘换个人呗’。”想起儿子天真的话，云青不禁在键盘上敲出一串 23333。

她也会与孩子谈 LGBT。“就我所知，四年级的孩子们已经在聊同性恋了，性少数的话题也是孩子主动问起的。”云青说。在现在这个信息开放的年代，即使家长不提，孩子们也会接触，刻意掩饰不如正确引导。所以，虽然她并不知道孩子们近乎戏谑地提到同性恋是因何而起，但会简单讲解一二，告诉孩子 LGBT 虽然比例较低，但属于正常现象，不可以拿此话题与同学开玩笑。

“不过你拿这个问题采访同人圈的朋友，可能不太代表大多数家长。”她发过来一个“偷笑”的表情，表示其他家长与家中老人对此看法不一。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她努力去做一个不同于传统教育模式的“新型家长”。相对于老一辈对性的含糊其辞与避而不谈，云青更愿意把“性”当做一项知识或常识，与孩子平等、坦诚地探讨。

“现在与过去不同的是资讯量大、容易取得，网络对孩子影响大，性相关内容尤其是诱惑性广告到处都是，防不胜防。”云青显出一点担忧的神色，“所以正规性教育要趁早，要符合该年龄段的儿童心理，要灵活生动实用，不要照本宣科。”

小时候，云青的性知识基本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红楼梦》、《白鹿原》、《废都》等文学作品，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小说，也是她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中学的时候，她自己还买了本《新婚指南》来看。

“小时候一直知道人是妈生的，对于成年人偶尔‘垃圾桶捡的’的言论，也很清楚是玩笑。”她说。她记得有一次在亲戚家午休，两位女性长辈聊起儿子第一次梦遗的场景，说她老公问儿子“是不是想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当时她就用书上看的正规说法给他们讲了一遍，说这是正常现象。那时的她小学还没有毕业。

除此之外，同学之间一知半解的好奇交流也是一种知识来源。根据她的回忆，上初一时，班上已经有男生给女生讲解丹碧丝的使用方法，不过她直到大学才第一次见到实物。初二时学校开设了生理卫生课，但同学们早就懂得差不多了，课上得嘻嘻哈哈。

相较于自己少年时代的独自探索，云青更希望孩子们在认识“性”的过程中，能有一位坚实可靠的引路人。

她认为家庭和学校都有性教育的责任。家庭教育是要从小到大持续连贯的。耳濡目染的日常家庭关系最为重要，也是孩子形成性别观念的基础。

而学校性教育的意义则在于营造一个正规的、学术的



环境，使师生不会视此话题为禁忌。并且，学校是众多孩子日常学习、交往的地方，涉及性话题、两性交往的机会多得多，更适合展开集体的教育，也更有可能及时发现学生各种状况。

最后，她认真地在对话框里敲下一段话：

我希望的性教育是理性的、科学的、适合孩子年龄段的、观念不落伍的、切合实际的、有指导意义的。

异见：现在的孩子够早熟的了

除了网络上日益高涨的呼吁与支持的声音，来自社会各界的不同声音，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各界各方或说出口或沉默的态度，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性教育的推行。

诚然，一些反对者的观念仍然保留着宋朝程朱礼教“存天理灭人欲”的烙印，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反对观念，都是陈腐的，封建的。事实上，这些反对的声音中，不乏理性的思考。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专业在读学生小高就认为，推进性教育很有必要，但他对北师大性教育课本的内容尺度存疑。

“在很多地方，都在提‘生命教育’这个概念，无论是从心理教育还是珍爱生命的角度。”他认为，从心理和生理角度来看，性教育是生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教育既要从心理角度也要从生理角度进行，并且相互匹配，循序渐进，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我觉得认识男女有别，知道自我保护即可，至于‘我怎么来的’‘解剖结构’完全可以放到以后高年级再讲。”他举例道。

之前提到的云青，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在孩子的幼儿时期，就购买了《小威向前冲》、《小鸡鸡的故事》等绘本，对孩子进行性启蒙教育。对于北师大性教育读本，她整体上持支持态度，但认为细节方面还存在问题。

“北师大性教育读本我只在网上见过那几张图，感觉整体非常好，尤其是性别平等、尊重不同性取向，弥补了旧有的性教育只局限于生理学的不足，是非常好的突破。只是全书配图太丑了，太像传统课本了，远不如市面上的绘本。”

她认为正文中提到很正式的生殖器官名词，是正确的，必要的。“但书中模拟生活场景时，就不宜用这样的词，

‘看看你的阴茎长大了没有’，太出戏了，课堂上会笑场，反而影响效果。”

酷爱历史的自由职业者小刘则认为，学校课堂并不应

该进行性教育。“我吧，确实比较保守，我就不太支持学校课堂讲这个。现在的孩子就够早熟的了，要是课堂上再讲这些，那帮小崽子们还不翻了天。”他说。

他的言辞固然有些激烈，但他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

首先，西方开放式的性教育，并不是完美无缺，它也存在很多的弊端。西方社会因性而起的乱象，并不在少数。其次，西方的性教育形式，是其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的产物。而中国的文化环境与西方性教育形式到底能不能融合，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在舆论对性教育的大力支持、对北师大性教育读本不吝赞扬的同时，我们更需要理性思考，而不是跟风式地追求政治正确。北师大性教育读本是我国在性教育领域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所做出的许多尝试都极具突破意义。然而，性教育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相关经验少之又少，此种情况下，一片支持中的理性反对，或许值得一听。

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 珍爱生命

在本次访谈式调查中，另一个现象引发思考：几乎所有的调查组成员，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素未谋面的网友作为采访对象，似乎虚拟头像打造的面具，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保护。然而即使这样，仍有一些人不愿意接受采访。比如，一个平时经常在群聊中“开车”的“老司机”，在被问到是否愿意接受一个有关性教育的采访时，选择了装作不在线的样子。

此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所受的教育，早已转化成根深蒂固的思想，盘踞在我们脑海中。

究其根源，横亘在性教育前面的最大难题，就是在国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发展出来的关于性的“污名化”。

汉语中涉及性的词语，往往包含着贬低与侮辱，比如把“自慰”称为“手淫”。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谈到性器官时，也不会直呼其名，而是启用替代含义的词语如“小妹妹”“小弟弟”之类的，表面上看是羞于出口，实则是没有正视性教育的态度。

在中国，性教育仿佛是一块烫手的山芋，难以拿捏。回避似乎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我们越是回避，中国的性教育就越匮乏。

与其回避，不如面对。或许性教育改革的方向尚不明確，但性教育普及一定是大势所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认为，性教育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知识灌输的层面，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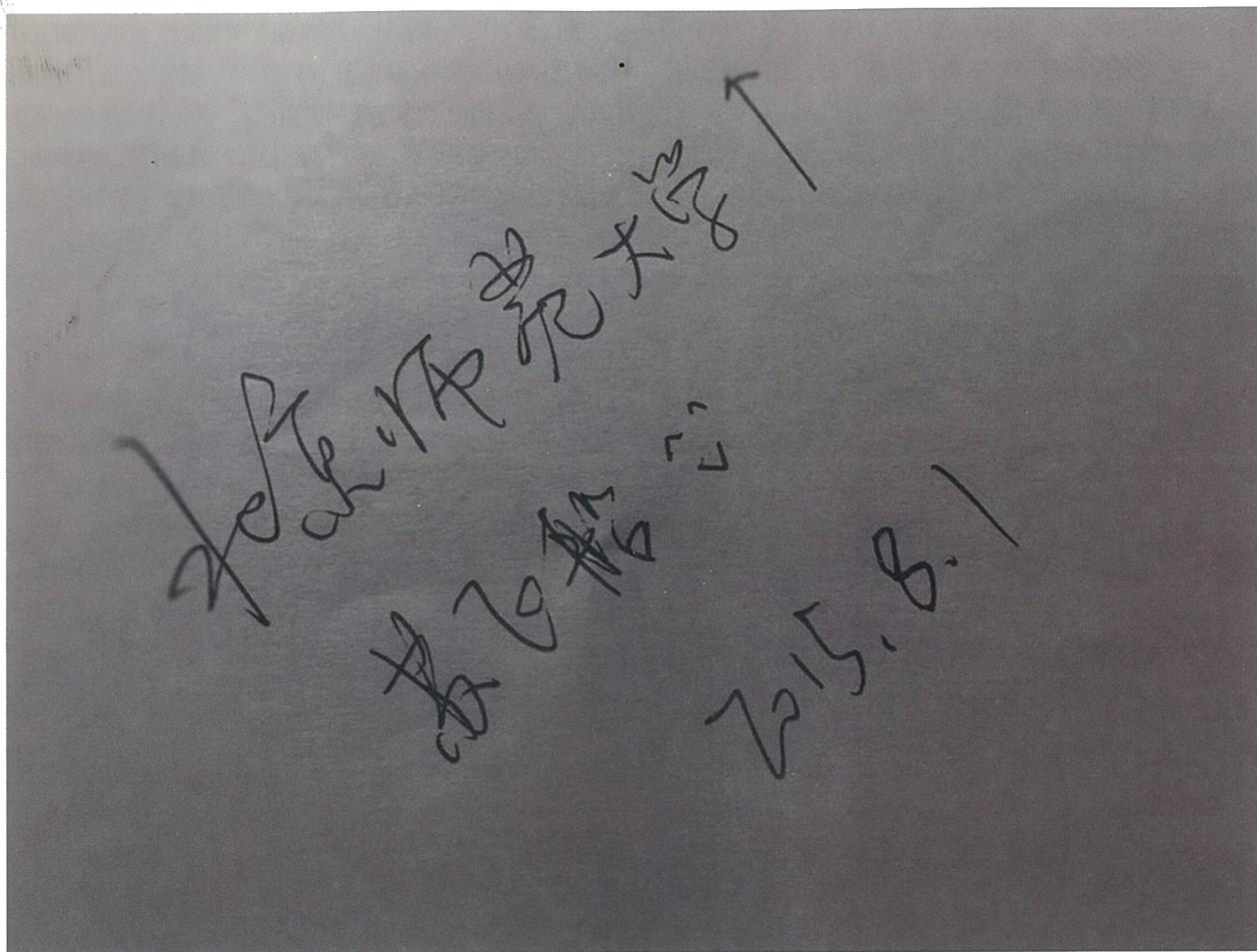
应该上升到道德培养的层面。正如小刘在采访最后补充的，“性教育，主要还是‘修心’。”

性教育是爱的教育、生命的教育。它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于告诉孩子们，也告诉整个社会，无论是大多数，还是性少数，无论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与多数人如何不同，每个人的生命都同样可贵，同样需要被尊重和平等对

待。如同课题组回应质疑时所说，“我们迫切希望能够以性教育作为切入点，让儿童掌握相关知识、技能，树立正确的态度，学会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珍爱生命，也能够识别为先，用恰当的方式保护自己。”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懂得何为性的時候，也能明白何为爱，何为责任。





考研二战生 .COM

记者 | 王荟萃
撰文 | 王荟萃

“张老师帅不帅？”

“帅……”

咔嚓一声快门声，苏飞研一上学期的最后一门专业课结束了。在任课老师和同班同学的簇拥中，她比着剪刀手，笑得格外开心。

两年前，苏飞与北京师范大学这所人文气息厚重的985高校的联系是一个“恐怖到不愿意回忆的分数”；现如今，昔日的恐怖片已被夹杂着梦想与不甘的笔触，改写成了一部喜剧片。

谈及如何看待自己考研二战生的身份，苏飞有点傲

娇地说：“我们都是为梦想不断努力、不断争取的好青年啊”！

想要飞得更高

在每年教育部公布的考研报考人数中，二战生和N战生被淹没在数以百万计的考研大军之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年复一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究竟有多少人选择了“从头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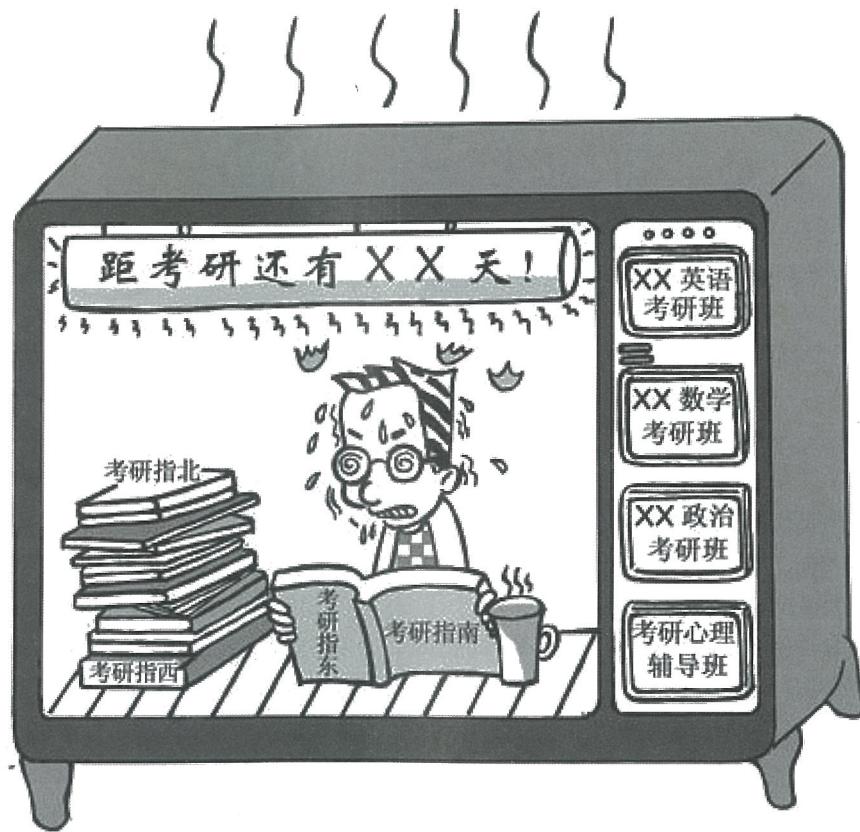
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成为一名往届生，承受着双倍的心理压力和再次失败的可能；与此同时，也享受着复习时间延长、知识掌握程度更加熟练、实战经验不断丰富的压倒性优势。二战这枚硬币，于人而言既是尖锐的矛头，也是厚重的铠甲；横看酿成蜜糖，竖看化作砒霜。即便如此，在看到一战初试成绩的那一刻，王轩昂还是毫不犹豫

的心里满是失落和不甘。刚出成绩的那段日子里，他开始压力性脱发，原本乌黑浓密的头发常常一掉就是一把。那段时间，见到他的朋友常常听见他嘟囔：“我真担心自己掉秃了”。

2015年，本着到更好的平台学习、尽量与在广西的女朋友更近一点的想法，王轩昂两两相权，报考了广西大学临省的湖南大学，目标是土木工程学院的结构工程专业。虽然他的初试分数超过国家线近30分，但距离330分的院系录取分数线仍有一定差距。

面对调剂院校抛出的橄榄枝，王轩昂最终选择了拒绝。虽然他的父母一再劝服他接受调剂，但他还是坚持选择二战。

“我实在不能接受211学校。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



地掷出了这枚有些分量的硬币。

“有预料到这个成绩，我的数学做得特别差。虽然预料到了，但是情理之中还是带着不甘。”

看着同班的同学纷纷通过了心仪学校的初试，王轩昂

低处流，谁不想飞得更高。”

在王轩昂看来，考研就是通往高层次生活的一块敲门砖。985高校平台资源丰富、出国交换的机会多、就业前景好。如果放弃二战直接工作，本科学历的他只能从



建筑工地的小施工员做起，常年跟着项目四处奔走，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和假期。但是从名校名院毕业的研究生，则有更大的几率进入建筑设计院，工作稳定而安逸。

与王轩昂同年考研本校失利的郭阳也抱有同样的想法。郭阳本科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资源勘察工程专业，当问及这个专业的本科生一般会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时，郭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去油田扛油管”。

据《2016 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在 2015 届毕业生中，学历与就业率、毕业薪酬均成正相关关系。其中硕士毕业生就业率 94.8%，平均月薪 4777.9 元；本科生就业率 89.6%，平均月薪 3678.8 元；处于末位的专科生就业率达 89.3%，平均月薪 2939 元。翻阅 2014 年各大高校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不难发现，全国大部分高校 2014 年硕

士研究生就业率超过 95%，其中名校研究生的就业优势则更加明显。

由此可见，就近两年的总体就业形势而言，硕士研究生毕业生相比本科生的确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就业起点。

1999 年全国高校开始扩招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 年达到 15%，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步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使得本科学历的稀缺性遭受折损，同时也提高了用人单位对于应聘者学历的要求。

当客观的现实与不甘平庸的微小个体彼此交汇时，考研二战既是一种略带无奈的妥协，也是逐梦之心的再次绽放。



再次回顾起那段有些孤单、无助的二战时光，苏飞说支撑她走过二战的最大动力就是跨考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从事一份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她一直相信只要自己再努力一把，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那些苦涩日子里甜甜的糖果

在考研准考证的背面，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句话“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每科开考 15 分钟后不得入场”。当别人问起郭阳一战失败的原因，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就是那个没能入场的人”。

2015 年一战初试，郭阳记错了英语考试的开考时间，误以为两点半考试的他在两点 15 走到了考场，这时候迎接他的一句“您已迟到 15 分钟，不得入场”。

“当时我就想，还比我更奇葩的人吗？辛辛苦苦了好几个月，身体和精神一直在崩溃边缘游走，最终换来的却是这么一个结果。”

两个月后，他毫无意外地落榜了。几天之后，郭阳做出了继续二战的决定。

“没办法，谁让我不想打油管呢”。

玩笑归玩笑，他心里思来想去的，还是要把一件事做完，不留有遗憾。

早八点，晚十点半，从 2016 年 9 月中旬一直到 12 月底，郭阳又回到母校自习室开启了如同钟摆一般的学习生活。这时候的他已经不能再把自己称作中国石油大学的学生，虽然每日徜徉在熟悉的校园中，但他还是感受到了一丝难以言状的疏离。

日复一日的单调和枯燥再一次包围了郭阳。焦虑时不时登门造访，烦躁也常来攻城略地，但与一战相比，他还是梳理出了更清晰的复习思路以及更平和的应试心态。当然，还有大考时不犯迷糊的记性。

苏飞的二战日程也和一战基本一致，只不过她的“战斗”地点从学校图书馆转移到了家中的“小黑屋”。从 16 年 6 月份开始，苏飞每天早晨 6 点起床，7 点开始学习，除去午饭晚饭以及晚六点到七点的跑步时间，其余时间一直到凌晨十二点，都是她的学习时间。

在这段不停复制粘贴的日子里，苏飞偶尔会登录考研论坛浏览一些二战经验贴，给自己灌点鸡汤，打打鸡血；除此之外，她每周还会和自己同在二战的高中闺蜜一起吐槽、解压。心里有疙瘩解不开的时候，还有二战成功的师姐帮她驱赶阴云；让她最为感动的是，每天和她生活

在一起的父母从未给过她任何压力。

“我二战时的心态一直很好，没有忧心忡忡与患得患失，这期间也没有什么感觉遗憾的事情。努力奋斗的自己、呵护备至的父母、还有备考期间收获的男朋友……”说着说着，苏飞笑了起来。

过了一会，她清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大家好好学习啊不要学我！”

守得云开见月明

2017 年情人节过后第一天，王轩昂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一波很稳”。

刚过了半天，这条朋友圈就被删除了。据王轩昂本人解释，做人还是要低调。

2 月 15 号，哈尔滨工业大学公布了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虽然与一战报考的学校不同，但与前一年相比，王轩昂的初试成绩整整提高了一百多分。依照往年的经验，393 分足以将他送入土木工程学院的复试。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一年前的情人节，王轩昂的女朋友因为不同意他继续二战的决定，两人分道扬镳；又一个 365 天里，他实实在在地和学习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在二战备战期间，复习方向脱靶、眼高手低、心态浮躁的问题被逐一解决，随着心态不断地放平放缓，王轩昂早前牺牲的头发也已悉数上岗。

考上哈工大、再找个女朋友，这是王轩昂 2017 新年愿望榜单的 TOP 1 和 TOP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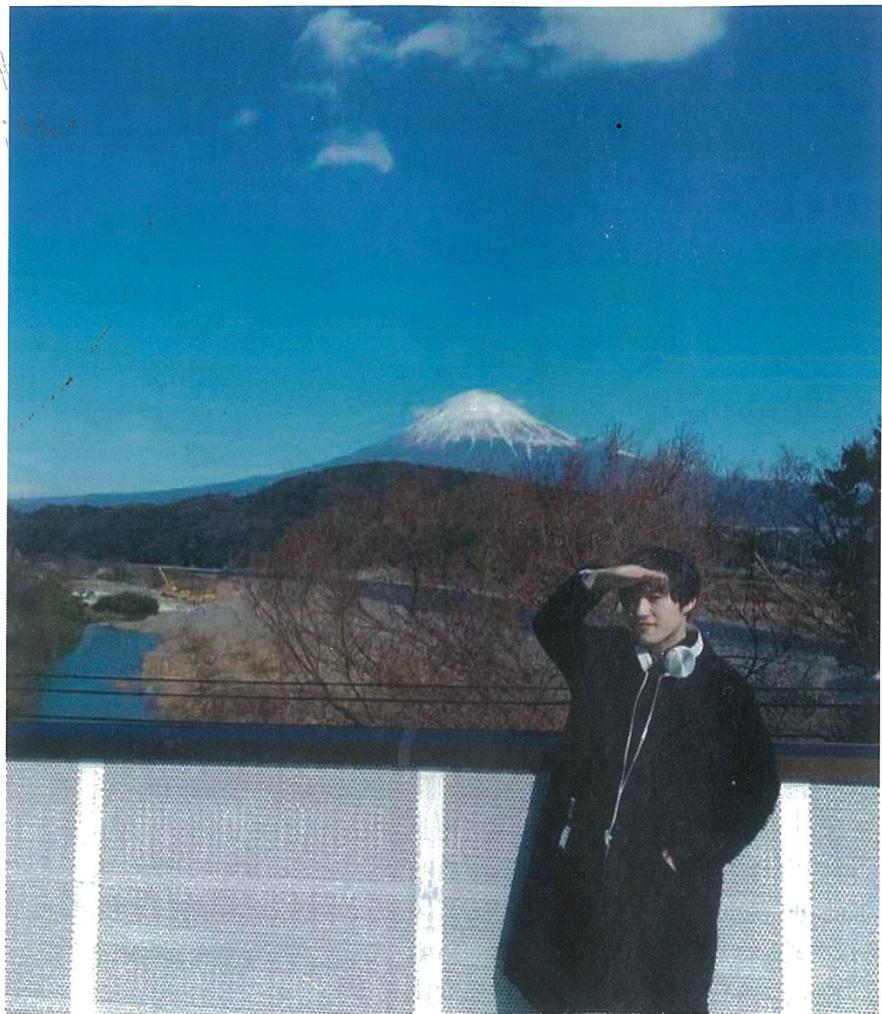
忐忑了两个多月，郭阳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了。

看着“总成绩 799584，排名 7”的字眼，郭阳还是兴奋了好一会儿。

“毕竟今年的考试我早早就去了。”郭阳打趣地说。

而当初跨专业二战，在北师大已经完成一个学期学业的苏飞也已克服了刚入学时的自卑和无助，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优秀的老师、暖心的同学都让她倍感惊喜。在一个新的笔记本上，苏飞在封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辜负自己之前的努力，好好在校园里沉淀下去。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文章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90后诗人—— 他们有疯狂的诗一般的灵魂

记者 | 刘梦妮 刘丽君 王 阳

撰文 | 刘梦妮

这一代人承受着商业化和娱乐化
互联网和自媒体将固有的话语权打破
他们需要写诗，也需要饮酒
需要激情，也需要寂寞
需要成名，也需要知音
需要向大众文化发起挑战
需要穿过坎坷的小路，苦难的关口，甚至越过自己
他们是 1990 年以后出生的一代
在这个几乎不存在诗歌的时代，他们仍在坚持着
他们从未想过把写诗当做一种职业，却会非常坚定
并且自豪的说：“我会继续写下去”

2015 年，18 岁的戴泊夫拿着父母给的一万元启动资金，开启了为期十个月的间隔年旅行，从书店店员、餐厅服务员，到设计师助手，陌生都市的灯红酒绿让这个南方男孩陷入思考，艰难度日的同时却感悟到了海德格尔、瓦尔特本雅明等人带来的内心上的富足。那一年，被他大胆的定义为“流浪”，随即在豆瓣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迁徙年》。

2016 年，在吉林大学读研的马骥文，带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上海，以领奖人的身份参加高校诗歌届的“奥斯卡”——“光华诗歌奖”颁奖典礼。典礼上，不善与人交际的他将自己的第一本诗歌选《仙雀寺》，送给了一

个自称是他“迷妹”的另一位获奖者钟芝红，并在诗册的扉页上写下了“爱豆”，这个看似与其本人沉闷气质毫不相干的词汇。

一个月后，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院刊《山南行》首发式暨程川文学创作研讨会召开，程川这个名字从2014年开始便在这个几乎不存在任何文学气息的理工科院校名声大噪。获奖无数、入选“90后十大诗人”……对于这位汉中小伙来说，这些昔日的荣耀却显得无足轻重。深夜，一个人住在出租房中的他仍在为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种种不适喝得烂醉、拨打着旧友的电话号码。

“希望你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在焦典的高中同学聚会上，一位阅读了她个人公众号所有作品的同学这样说。“身边有你这样的人还在坚持写诗，我就会觉得世界很有希望、很美好”。那是焦典第一次感觉到写诗的意义，就像一团火，你永远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借着你给她的这一点光可以走出黑暗。

15岁成名的作家边琼穿着将近12个小时的白大褂，在实验室等待液相序列跑完仪器，终于松了口气，露出幸福的笑容，“虽然现在的我已经偏离文学这个兴趣的航道很远了，但还会坚持投稿，在博客上继续分享。”这个幼年险些夭折、少年四处流离、家境并不优越的姑娘说，“我需要文字，或许有一天会对一切感到怠倦，会偏激会麻木，可文字是不会变的，它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真实的自己。”

今年三月，西北师范大学的文学课堂上，一位大二学生的演讲题目是《从庄凌诗歌《关门》谈90后诗歌创作》，“庄凌”这个名字在海子、顾城、席慕蓉之间显得有些陌生，但作为90后一代诗人的翘楚，她在朋友圈



▲庄凌

写下“大学教育更多的还是上个世纪的教学模式，年轻的90后应该有自己的特色，需要被关注和认识。”

“诗歌是这个时代最后的秘密”

焦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诗歌作品曾发表于《左诗苑》、《散文诗》、《诗歌风尚》、《丑石》等文学杂志，个人公众号【自白】于2015年7月建立，累计阅读量过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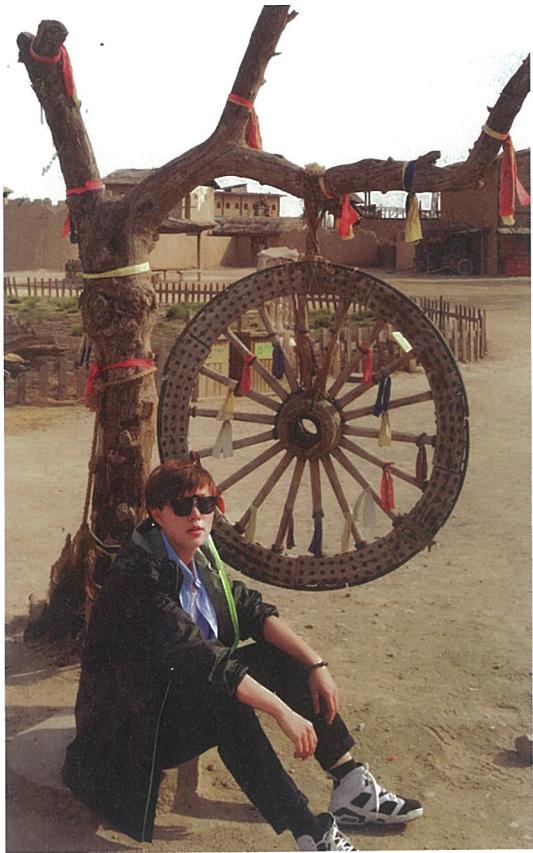
“那两天气得我饭都没怎么吃下去，还瘦了三斤，朋友都说我疯了”。2017年春节，本应是阖家欢乐的日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大三的学生焦典却对着电脑狠狠地敲击键盘，开始在网上与陌生人“互怼”。起因是春晚的小品《真情永驻》，关于是否涉及“直男癌”的问题刺到了这个姑娘的神经。一副眼镜、利落的短发、干净的皮肤、运动的装束，这个曾经进入校队女篮业余组、拿过院队MVP的女生就是公众号“自白”的作者。女权、平等、民族……对社会上的种种话题，焦典总是会习惯性地进行自己的思考，甚至将它们写进诗歌，以至于看到身边人参加“女德班”，就会激动地跳脚。“我啊，就是连中南海都没去过，却操着中南海的心。”她低下头，自嘲般地笑了笑。

“先谴责煤炭的黑心 / 再把不道德说成是一种天气 / 不是我忘记了那些明媚的日子 / 只是老胡同里 / 再也没长出干净的月季”……这是焦典偶然在和同学聊天时谈到的雾霾话题，她会将生活中的感悟记录到一个黑色的素描本上，一年过去，这已经是第三个本子了。“诗歌是这个时代最后的秘密，比起时评之类的体裁，诗歌是需要默契的，我想写的是一些严肃甚至消极的东西”。在她看来，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不能触碰但是又需要去发声的，在新闻上看不到的东西或许能从文学作品中看到。70年代的白洋淀诗派，以芒克为首的一群地下文学沙龙成员，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而诸如李陀等先锋派的诗歌评论人，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教育，开始了有了大胆“探索”的意识。在这个1997年出生的姑娘看来，自己更像是80年代的愤怒文学青年，就应该冲上街头去摇旗呐喊，“虽然这很傻很幼稚，但这种‘往前走’的态度和精神很重要，哪怕走过了也很正常，最重要的是有这个劲儿。”

对于人生的哲学感悟、人性的本质把握成为了焦典喜爱的作品的一大特点。从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到三岛



由纪夫，再到太宰治，她喜欢那些有着疯狂的灵魂的人。在采访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关于生命的话题，从不耽于死亡，注重于感情的表达，“诗人应该保持愤怒而不是平淡。”



▲焦典

“诗歌一定不是属于某个人或群体的，
它是全人类共同的参与”

戴泊夫：侍酒师，诗人，哲学系大二在读

3月12日，永定门公园迎来了一群从京城各地赶来诗歌爱好者，上到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皆是来参加“与彭敏对唐诗”的活动。彭敏，2017年CCTV《中国诗词大会》的亚军，《诗刊》杂志社的编辑。春节期间，诗词大会的火爆被誉为浮躁社会的一股清流，前来参加活动的家长们纷纷怂恿、推搡着年幼的孩子们上台背诗。但彭敏对于这股“国学热”显得格外理智和冷静，“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在这个社会上经常被忽视甚至是嘲笑，本科的时候在宿舍看欧阳江河的诗集，室友就

有些不理解。”

这种被忽视、不解，在“90后十大诗人”之一的庄凌身上尤为明显，在山东艺术学院戏剧专业就读的她就遭到了老师、同学甚至父母的“不支持”，“身边根本没有人写诗，有的时候我很难受。”

然而，在95后的戴泊夫眼里，这种“无人懂”却又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在未来世界，诗歌不是一个职业，或者文学形式了，它与跑步游泳打球高尔夫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它是一项运动，不见得非要拿去给别人分享。”哪怕是发表了许多作品，他也从不在意“稿酬”甚至从未领取过。洒脱、淡薄、兴趣广泛，热衷品酒、棋类游戏，身为哲学专业学生却辅修经管类课程，正如他选择在大一休学旅行一样，喜欢就去做，仅此而已。“我坚信在我到50岁的时候，很可能已经厌倦了工作，就在一个健身房旁边开一个诗歌训练所，这很棒啊，为什么不行？”自信和张扬的笑容在这个二十岁、娃娃脸、长相有点韩范儿的男生脸上浮现。

相信诗歌会变得普适起来，这是戴泊夫对于未来最大胆的畅想。就像身体有着残疾、承受着家暴的底层诗人余秀华，富士康跳楼的“打工诗人”许立志，都能在所谓的苟且中仍旧迸发出精神力量，拥有日常的“诗心”，“诗意就像是把日常的志向表达出来，只是很多人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志。”

90后诗歌是否会迎来高潮？戴泊夫认为那还太远。“所有人都在考虑市场的价值，但诗歌本身恰恰是一种极不易做出妥协的群体，在我们90后这里，它会是一个过渡的重要时期，但若要真正产生诗歌的高潮，它需要一种贵族精神和骑士精神，当我们真正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后。”“我们这一代人是原子化的，是独立的、与众不同的个体，可能比起80年代那帮人少了一点社会责任，但90后所享受置身的一种，就是互联网精神和自媒体精神。”谈起社会责任，戴泊夫这样认为。

“写作是青春的事业”

马骥文：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在读，诗作载于《诗刊》、《上海文学》、《星星》、《中国诗歌》等刊，另有诗歌手册《仙雀寺》

清华大学新斋的门口摆放着一块大石，上面用绿



▲马骥文

色的漆描刻着“人文学院”四个字，周日早上九点，马骥文来到这里，整理出一间休息室，为采访做些准备。除了跑步写诗，马骥文终日与文献、论文作伴，偶尔抽空去趟博物馆，连出游都是依靠相熟的杂志社的邀请才去。“我的生活确实太枯燥了，就像一个苦行僧”。自大学以来，不参加任何社团或诗社活动，他更加习惯于将文字寄托于日常生活与伊斯兰教信仰中。一次和朋友的争吵、一次与真主的对话，一场古尔邦节集市的活动，都能给他一些“刺激”。

尽管平淡，马骥文对自己却有着强烈的“自省”要求，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警惕”这个严谨理性又有些刻板的词出现了四次；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从不会为了创作去熬夜，哪怕失眠也要强迫自己在零点前入睡；更是由于时常反省自己的诗歌创作，一口气烧掉了所有不满意的旧作，留下来的只有三十首。而面对社会的问题，他也会时常思索，“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会愿意去给一个不认识甚至是很无聊的人直播打赏？这种社会心理是什么？”，《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爆也让他感受到了当下人的文化焦虑，在文化无所寄托之时，通过被商业化包装下的文化来意淫某些古人情怀。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马骥文都显示出了儒雅、淡

定、平和的气质，说话慢条斯理，唯有提起诗友时，眼里都带着光，“因为被他们的才华所欣赏”，一群90后诗人在一起阅读、讨论彼此的作品，没有激烈的争执和喧哗，少了些许批评，刘阳鹤通过豆瓣认识了马骥文，从此“以诗会友”，鼓励彼此；马小贵成了他欣赏的对象，秦三澍让他拥有了自己的首本个人诗歌选，更重要的是，去年，他因此认识了自己的女朋友，收获了爱情。

目前，许多诗歌类杂志社都在以90后诗人作为噱头，进行各种专题。《星星》诗刊社每年都会举办夏令营，号召在校大学生诗人投稿，并专版刊登，《作品》杂志建立了一个500人的90后作家微信群。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程川透露，一般省级期刊开出的稿费为千字百元，近年来如《人民文学》等名刊普遍也有千字500，但是诗歌就不一样了，按行计算，远远不及小说。在马骥文看来，写诗是一种青春的事业，许多杂志社中的编辑们入行多年，写作已经形成一种“套路”，他们需要新鲜血液的融入，来进行自省。

3月31日，诗人北岛在豆瓣上答网友提问，当提起诗歌教育时，他回答：这是一个浮躁喧嚣的时代，它成了教育环境的缩影，每个人需要自己的小环境，包括内心，包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敢于逆向而行，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京津双城记

采访 | 石 鉴

撰文 | 石 鉴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常往返于两个不同的城市之间，便捷的交通模糊了城市的边界，也让“双城生活”变得不再新鲜。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福利，频繁往返于京津地区的“候鸟”们过上了便捷的双城生活。据记者采访，每日往返两地的“京津双城族”近6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高铁让“双城工作”成为可能

远方晨曦的微光透过车窗，照在艺君脸上。她嘴里默念着早已准备好的主持词，脑中也在极力雕琢着用怎样的语气、语调才能更加吸引观众，达到最佳效果。

来自天津的艺君虽然毕业不久，却已在商演主持界小有名气。从上学期间开始，她就已经开始接触各种商演活动，如今，她对工作机会的选择已大不相同，并不

只是局限在天津，而是把目光瞄准了北京这一块宝地。“我从大学开始就半工半读，那时候还只在天津接活。毕业后我发现天津市场太小，于是去了北京发展。现在很多北京的企业或者经纪人都会找我合作，只要我有时间而且价格合理就肯定会去。”

北京高昂的房价势头汹汹，让无数外来打拼的人们望而却步。对于选择双城生活的艺君而言，房价同样也是她做出选择的重要原因。“我每天往返的票价是110元左右，活动公司会报销饭费，对于每月的通勤成本大概就是2500元左右，这和动辄上千的房租相比还是划算很多，非常合适。”在某招聘网站上即便条件最为简陋的一室租金也要高达四千元左右。

艺君平均每周有六天要在双城之间来回奔波。“别人可能都是坐地铁或者开车上下班，而对我来说，高铁



就是我日常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了。”现在的艺君已经是圈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北京及周边的各大活动都少不了她的身影。居住在距离北京120公里之外的她，单程就要花费两个小时左右。无数个还未破晓的凌晨，那些三环以内的北京人犹自酣睡之时，这个天津女孩就已经踏上了新一天的征程。

而这样的双城生活并没有让艺君感到疲倦，“为了生活，肯定要放弃一些东西，有舍才有得，时间一长了，我自己也就习惯了。当看到高收入回馈时，我的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

两个小时的车程对艺君来说早已烂熟于心，而她也早已学会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刚刚落座，她就拿出化妆包开始在脸上进行补妆，“我用35分钟把妆都化好，差不多就该到站了。”刚刚画完眉的艺君眼睛一直没有从化妆镜上离开，却突然脱口而出，“快到武清了。”一小会儿，列车显示屏上便出现了“武清站即将到站”的字样。

“现在去北京方便多了，有城际快通卡，买票十分便捷，这些乘客都被安排在靠中间的六号车厢，也更方便赶车。”

自2008年8月1日起，京津城际铁路开始正式通车，从此“半小时跨省”成为可能；而在2014年4月1日，京津城际开始试用中铁银通卡，这种快捷方便的方式让越来越多频繁往返于京津地区的人们逐渐开启了这种新潮的双城生活方式。

“坐六号车厢离北京南出站口最近，如果从北京南回来的话，就是十五以前的站台，你要从这里走，如果是十五以后的站台，你要从那里走，快速进站口从几点到几点开放，我简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艺君边说边用手来回比划着，对这些情况显然早已了然于胸。

每天都要使用京津冀地区快通卡的艺君也提出了她的建议，“现在这种快通卡对于经常往返于京津的‘双城族’而言还并不能算是十分便利，如果京津冀地区交通一卡通能够互联互通，那么‘双城族’手上的卡就可以化多为一，只用那一张卡就真的方便太多了”。

“双城看病”促医疗发展

坐在北京一家医院的门诊楼里，杨沫等待着药房医生给他配药并做复健。今年年后不久，杨沫在天津不小

心崴伤了脚踝，自此，这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杨沫，天津人，一毕业便选择了北漂生活，由于工作需要，常常往返于京津两地，杨沫的脚踝一受伤，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天津的医院给出了影像检查诊断结果，医生建议他除了需要在天津继续治疗以外还需要在北京接受进一步的康复训练，这样两地跑的情况，让他十分头疼，觉得入院检查十分耽误时间，也大大影响了他的工作效率。

而后的那段治疗时间里，他的工作与生活也的确都陷入了巨大的压力之中，每天不停地奔波在治疗与工作之间让他身心俱疲，这样的精神状态再加上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他的脚伤恢复速度十分缓慢；由于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工作效率也大大下降，愁得他白头发也偷偷地钻了出来。

“京津冀医疗一体化”的发展，给他疲于奔命的生活带来了转机。从今年1月1日起，京津冀三地102家医疗机构开始试点实施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共享工作。这意味着患者在京津冀任一试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在不影响疾病诊断治疗的前提下，可前往其他试点医疗机构就诊，不再需要重复检查。如今的医疗一体化政策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杨沫的难题。正是由于这项政策的落实，使得每日疲于奔命的杨沫可以在北京的医院得以继续治疗，并不需要做任何多余的重复检查，实在是解决了杨沫的大麻烦。

对此，杨沫赞赏有加，“我当时特别忧虑，自己平时工作很忙，出差的原因，经常是京津两地各半个月，脚伤弄得我很着急，既害怕耽误治疗，又不能放下工作。可是也没办法，走路不方便不能不治疗，那段时间真是每天都在医院和单位来回跑，实在是跑得太累了，还休息不好，脚也好得慢，工作更是提不起精神来，总是打瞌睡。这一实惠，实在是帮我解决了天大的问题！”

记者随杨沫找到了他的主治医生李大夫，这位医生也对京津冀医疗一体化提出了高度赞扬。“自从有了这项政策，为像杨先生这样的患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只要在系统上输入他的个人信息，就能看到他之前在天津的诊断结果与治疗情况，不需要再进行更多的检查，让我对他的情况一目了然，可以直接进行后续的治疗。当然，这项政策为我们医生看病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与患者交流起来也更加方便，更能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看病效率，也让这些患者们可以更好地接受医疗服务。”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之一，京津冀医疗一体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今，医疗一体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这仅仅是一个好的开始。如何解决医保卡一体化、异地就医等系列问题，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孩子的教育问题让我选择双城生活”

“如果我一个人辛苦一点就可以让家里过得好，那么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曾野拿着手里厚厚的一叠高铁票，笑着对记者说。常年的奔波让这个年轻人的脸上已经有了些许风霜，几根白头发也在不显眼处钻了出来。这位家在北京的“双城族”因为低成本和高收入的双重诱惑，选择了在天津空港开发区的一家有限公司工作。

“由于公司安排食宿，所以平时花销很少，这样我每个月的净工资就比在北京高出了一倍。我每周平均回家两到三次，由于是单休，周六晚上我是一定会回家的，其余的日子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赶回去。转天再赶第一班高铁来天津。”这使得曾野不得不经常往返于京津两地，工作日回家的话，转天就要五点半准时起床，六点从家里出发，乘坐八通线转四号线到北京南站，6点51准时搭上C2009次列车，到达天津站后又经地铁、公交的换乘，才能保证他在八点半之前抵达公司。他的妻子包办了他的订票任务。

“因为周六的票比较紧张，为了确保每周至少回家一次，她每次都会提前将这一天的票定好。其他时间的票都好订一些，随时走随时都好订票。”

尽管这样来回奔波十分辛苦，但曾野还是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最大的动力就是他的孩子。今年五岁的小曾目前在北京西城区的一所幼儿园就读，即将升入小学。在对儿子的教育投资方面，曾野认为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为了能够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我们两口子才下定决心开始双城生活。现在快要升小学了。我每天要更加努力才行了。”

曾野平常的生活非常节俭。办公室的同事们打趣地称曾野为“铁公鸡”，认为年纪轻轻的他总是显得老气横秋的，原因是他从来不乱花钱也不参加集体聚会。每当听到同事的这类评价，曾野总是微微一笑。“为了给孩子今后更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我自己苦点累点并不算什么。”

火车票，是双城生活最好的见证。他们，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才肯在拥挤的车厢里一站就是四小时；他们，不顾一切，也要给自己更好的天地，没有哪段路程可以轻松抵达。

工作与生活分开的双城生活，逐渐成为大都市谋生存的常态，这种现象不仅仅限于中国，很多的马来人每天早起到新加坡开始一天朝九晚五的生活，持卡往返的人们通过两国签证通道就好似通过地铁安检一样；在美国新泽西州居住的人们往往选择去纽约州的曼哈顿上下班，火车成为了最为普通的通勤方式。在中国，北京、上海也逐渐步入这样的模式中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大城市病”——房价疯涨、交通水泄不通、雾霾严重等诸多问题。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尽管存在交通接驳、资源固化等隐性壁垒：但一体化开展过程中迈进的一小步也将成为城市进程中发展的一大步。

(艺君、杨沐和曾野均为化名)





当我们深夜举杯 —中文系毕业生现状调查

严格来说，在北师大，中文系已经成为了过去时，如今，它的名字应该叫做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但是不管怎样，它都是北师大最“叫座”的专业之一，而顶着北师大中文系这个金字招牌的文院学生，似乎成了这个学校最为潇洒的存在。在旁人眼里，他们可以深夜跑到京师广场喝酒，从唐诗宋词谈到波德莱尔，从宇宙洪荒谈到人民民主，也可以白天翘掉专业课，心安理得在寝室看一天电影。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这种生活的确令人艳羡。

但是，一篇《叫醒中文系的人》，不仅把它的作者——师大自媒体人北某张推上了师大舆论的风口浪尖，更是让人看到了“百年师大，中文当先”光鲜背后的尴尬。如同一个新鲜的橙子被人转了个方向，露出了灰绿色的霉斑。而后，该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马男北某张——颓废的大学毕业生生存现状》，则更加犀利地指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天差地别。

这很像北岛在《波兰来客》里写过的那样，“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那么，中文系到底给它的过客留下了怎样的印记，那些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如今又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呢？我们采访了三名去年刚刚从文院毕业的学生，试图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

希仁

北京的初冬尚有余温，东北地区却已经飘起了雪花。寒冷的天气凸显出被窝的温暖可爱，然而每天闹钟一响，希仁就会强迫自己远离床铺，开始一天的考研复习。这种生活甚至比高考还要累，需要极强的自觉性，但是他已经重复了将近两年。第一年在师大，第二年在家。希仁说，这是他的二战。

谈起去年第一次应考的经历，希仁坦言自己把考研想得太简单了，他原以为应届生考本校不会太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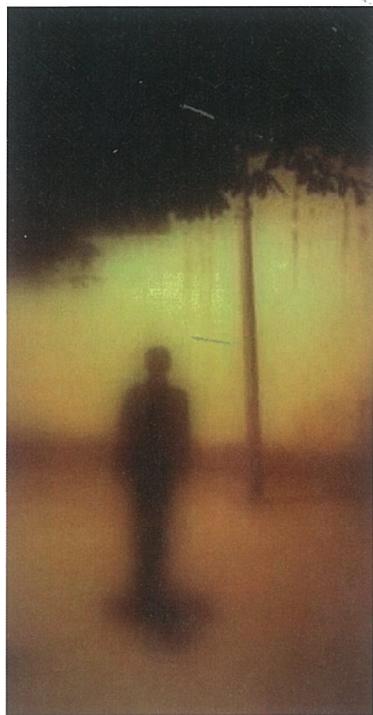
“没想到那个学期状态那么差。事情比较多，我是班长，开学就和另几个班长一起收集150个同学的材料并计算保研的分数，这个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又跟一个老师参加活动，出了一趟远门，然后教育实习期间根本没什么时间复习，最后复习时间太少了。然后之前也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还没调整过来，心情差效率低。”

这种状态导致了他第一次考研的失败。2016年，毕业后的他回到东北老家，努力调整状态，准备第二次考研。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的心态明显乐观积极了很多，面对采访时也是妙语连珠应对自如。但是，保险起见，他还是选择了去年考过的文艺学方向，没有选择跨考他喜欢的传播学方向。他曾不止一次提过，他不是很像学中文的人，他其实更喜欢传播学。在他看来，中文和传播会让人从

记者 | 樊效桢、林澜

整理录音 | 郝美青

撰文 | 樊效桢





不一样的角度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好比一个工厂，假如肉眼可见的世界是各种产品，文学会带人逛一逛厂房，让人弄明白生产原料是什么，生产环境又是怎样的，而传播学则是把机器给拆开，让人知道那些产品到底经过了什么样的加工，加工原理又是什么。而他偏爱后者。

“当时报了本校的文艺学。其实大一结束之后大概就给自己定好了考研方向：文艺学，古代汉语，或者跨专业考传播学。其实当时很想跨专业来着，本来高考的时候是家里给报的文学，感觉不是很喜欢但也不讨厌就报了，研究生想换个和自己想从事的行业更近一点的专业，不过一来跨考有风险，二来本来希望跟的老师调走了，加上家里反对就继续留在文学了。”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考研，他的回答是因为未来想留在北京工作，趁着年轻闯一闯，而研究生学历可以让他在应聘的时候多一点筹码。这个想法很简单，却道出了至少一半考研大军的心声。研究生留在大城市的几率更大些，而大城市的机遇和资源都会更丰富，让人感觉离梦想的距离会更近一点。

在希仁眼里，考研可能是他通向梦想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不过，关于梦想是什么，他给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答案。他最初的梦想是登上舞台，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很享受镁光灯照在他身上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梦想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现在他仍旧想做与传播相关的工作，但已经不局限于追求具体的舞台。在他看来，梦想也是需要不断调整的，因为所谓梦想，其实就是成为最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了，梦想自然也会变。现在，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成熟优雅，能让身边的人更幸福，不那么随波逐流也能养活自己的人。虽然他也觉得现在的梦想轮廓有点模糊，不过他认为让自己和爱自己的人都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他是找到了一个更为宽阔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生活本身。他的表演，已经缓缓拉开了序幕。在这个舞台上，他面对着整个世界。

小武

小武不是贾樟柯电影里的小武，而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6 届的毕业生，以及五四文学社的某一任社长。原本成绩不错的她，在 14 年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治疗的过程极其煎熬痛苦，也让她耽误了许多课程，并且，最为可怕的是，特殊的治疗方式夺走了她的一部分记忆。

所以，她不得不放弃了考研。作为一个学文科的人，我觉得那些经年累月刻进脑海的知识，就这样毁于一旦，无异于灭顶之灾，因此感到有点惋惜。但是她自己倒不以为意，反而觉得我想的太夸张了。

“其实那会儿已经想通了，我读书也读够了，自己早就想当作家了，在学校写论文没有任何意义，早点离开学校说不定离写作近。”

于是，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2016 年的 3 月份，她开始到“界面新闻”实习，成为了一名记者。这份工作还是五四文学社十五年前的老社长帮她找的，也算种奇妙的缘分吧。这份工作不用坐班，但也相当辛苦，每个月要交 12 篇稿子，雷打不动，每天也会有不同的任务，所以，实际上，她并没有双休日。根据她的习惯，她会在中午起床，工作到半夜。能够自由地选择作息时间大概是这份工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尽管她坚持着一种不太健康的作息。

对于她这种从小怕生的人来说，当记者实在是从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工作期间，她也遇到了诸多不太顺心的事情，比如，最常见的，受访者不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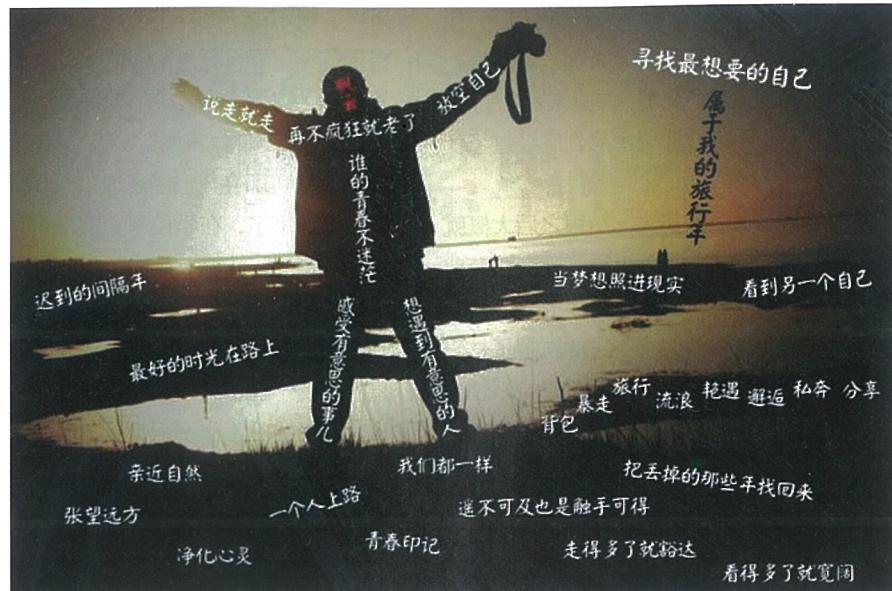
“一般如果是出了新书的作者，他为了宣传书会愿意接受采访。但是如果是得了什么奖的热门作家，或者是出了什么新闻的作家，就不太愿意。有不接电话的，拉黑你的。比如，余秀华，就很难。”小武这样说。

余秀华，因为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而红遍大江南北的女诗人，她拒绝新人记者的邀约想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次采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在她看来，这份工作还算令人满意。首先，她负责的是文化版，原来的专业知识都派得上用场，算是专业对口。其次，这份工作使她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文化名人，出版机构，为她实现成为作家的梦想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况且，她说之前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而且，公司对于她也是比较满意的，所以，毕业后，她正式入职，留在了那里。

这种繁忙的工作，对于她所抱有的梦想而言，着实是一种喜忧掺半的境况。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这是她在中学时期就认定的目标，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改变。她为之努力了很久，在大学期间，她读过一百多本书，也尝试写过自传体小说。然而，现在的她几乎没有时间去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不过，她也不急于在现阶段取得什么成就。

少年得志固然令人羡慕，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那种运



气，大器晚成更值得钦佩。

根据她的规划，现阶段她会以工作为主但不放弃练笔，多积累一些人脉资源，方便以后投稿，未来的几年，如果条件允许她会选择辞职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也会离开北京，在一个二三线的小城市安定下来。在有能力负担自己生活的前提下追求梦想，便是她的信条。

人类对文学的追求是永远没有极限的，那是她一生仰望的星河，而写作是她的道路，她始终在行走，永不止步。

北某张

之前提到过，北某张是一名自媒体人，经营着一个有点人气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市某高校张同学。他也是文学院2016届的毕业生，和希仁与小武同届。在正式采访他之前，我问过希仁对北某张的印象，他给出了如下答案。

“北某张的话，怎么说呢，他生活中其实特别随和，女生会觉得他很萌，他的字也很萌，圆圆的像女孩子。感觉不是一般人理解的那种特别高傲，或者狂放不羁的特立独行，但是他确实是不太为潮流所动的人，就是我们多数人都觉得特别好特别看中的东西，他不太会和我们一起去抢，比如做课题这种。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觉得万一有用呢，那就争取一个吧，他可能就觉得我不需要的就不要。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玩心可能重一点，既不是很学术也不是很功利的，但是现在这个

社会玩的好也是本事啊。”

于是，希仁的回答与北某张的文章，构成了我对他的最初印象。之后的某个周末，我们在三味轩对他进行了采访。他本人有一点点腼腆，一上来就说：“哎呀，其实我就很普通的，我写的东西你们也可以写。”这样的他似乎不太符合段子手这个人设，不过在那一瞬间，我觉得他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不像很多人会在考研和工作间摇摆不定，北某张属于坚定的不考研者。当然，他并不是认为考研无用，而是觉得考研对于他想从事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帮助，并且，考研对他而言，着实有点困难。

“研究生学历它当老师、去国企或者什么样的，它有用，那我想去的行业，暂且算之为互联网、广告吧，去这个行业呢，它对经历要求更多，所以就想赶快毕业，恨不得大三就出来积累经验。所以就这样。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根本考不上，就是很难考，我学习成绩也不算太好，它那个考研确实是比较难啊，所以当时一点就没犹豫，就没想考研。但是让我考研我也去，但是没有嘛。”

所以，当别人还在教室苦读圣贤之书的时候，北某张开始了他的实习生涯。比如，去年冬天，他推着小车在师大里卖了一个星期的煎饼，虽然只有他的同学会光顾他的小摊，他也亏了一些本钱，但他觉得很开心。正是这种经历，使得他对于他所处的环境，周围的人和事，产生了一些怀疑。

“很多人考研，在我看来，可能吧，他读研是为了延迟或逃避进入社会，换句话讲就是他们想在给自己一些时间准



备来进入社会，比如说研究生就更有时间去准备实习，大三大四就很忙，等到他们资历更强的时候再去。但是我去实习我去工作，我身边的人，他们的学历都不是特别好，可能就是一本左右吧，没有北师大这么好的，但是他们能力都很强，挣钱也很多。”事实上，产生这种困惑的不止他一个人，很多名校毕业生，在初入社会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艰难，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北某张给出了一种假设。

“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愿意讨论这个问题，我还愿意想，比如我们考上北师大的，北师大算一流重点吧，考上北师大的都是各个地方重点中学，前几名，这种人受到的家庭教育会比较刻板，这个刻板不是说死板，比如说他会比较模式化，父母那辈觉得好好学习就可以，好好学习直通好未来，但是现实已经不是这样了，尤其现在。这个落差是主要的，不是说学历，就是发现自己一直相信的东西它其实不是那样。不是说北师大中文系我要去月薪三千的地方我不满意，不是这种落差，主要是心理上的观念上的，就是发现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努力白努力了。”

他的毒舌有点像马男波杰克，但是并没有他文章里那种很颓废的感觉。这点，他承认，在写推送的时候，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他会进行一些文学处理增加煽动性，但他不认为这是负能量的输出。毕竟负能量正能量这类词是近几年才产生的，但是渲染压抑气氛引起读者共鸣这种文学处理方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所以，他觉得这也谈不上传播负能量，只是一种经过文学化处理的内心感受。包括那篇引起北师大两位老师不满的《叫醒中文系的人》，虽然也是真实的内心感受，但是也使用了煽动性的语言，所以引起了广泛的转发与讨论。正是那篇文章使很多师大人知道了北某张，看到了中文系的另一面，但也使他遭到了一些抨击。所以，对于这个话题，他不愿意多聊。他只是表示过段时间再看，也的确觉得有些地方写的不太好。于是，我们没有继续那个话题。然而，个人认为，那篇文章读来酣畅淋漓，写的很是精彩，只是，题目应该换成《叫醒该叫醒的人》。

临近毕业的时候，北某张揣着他还算体面的简历参加了学校的双选会，当时的他也有点迷茫，抱着广撒网多捞鱼的心态，碰到差不多合适的公司就投简历。在这种情况下，他幸运地遇到了原来实习时的领导，因为他的实习经历比较出色，他的领导便向几家公司引荐了他。最终，经

过一番考虑，他选择了一家能最快入职的公司。

现在的北某张，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负责广告宣传，做着他擅长但谈不上很喜欢的事情。虽然工作内容比较清闲，但他时常感到疲惫。用他的话来说，是心累。

“这种闲是时间上的闲，这个累呢是精神上的累。就那种坐动车坐一天的感觉，你很闲，想干嘛干嘛，但是到站了你还是会很累，工作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比喻相当精准，假如你坐过20个小时以上的火车，你就会明白，那种被禁锢在狭小车厢内的感觉，实在不太美妙，然而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的未来。

北某张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表示，年轻的时候道路坎坷一点他不在乎的，今后的几年他可能也会跳槽，但是还会在这个领域里。至于未来，他的梦想是开一间棋牌室。

我犹记得采访的时候，北某张有点为难地问我：“要说真的梦想吗？”这问题问的有点莫名其妙，我反问：“为什么不呢？”他犹豫了一下，说：“我想开一间棋牌室，因为我爱玩麻将，而且棋牌室几乎不需要运营成本，不像开个饭馆儿你还得做饭，开棋牌室躺着就能挣钱。但是一般情况下，别人问我梦想是什么时，我会跟别人说，我很喜欢看电影，想做电影行业，这样听起来高大上一些。不过，我觉得父母既然都让你读中文了，你再干点啥父母也能接受。”

对于这个回答，我着实无法反驳。于是，我有点不厚道地脑补了一下北某张的未来。京城七月，炎炎夏日，某个汗流浃背的午后，北某张穿着白色的跨栏背心儿和肥大的短裤，趿拉着拖鞋，摇着蒲扇，到他的棋牌室跟玩儿牌的大爷大妈打个招呼。然后回到他的住处，打开电脑，啃着西瓜，在键盘上敲打出令不少文艺青年顶礼膜拜的文章。嗯，所谓大隐隐于市，大抵如此。

某种意义上而言，北某张是中文系的背叛者，亦是中文系最好的代言人。这样的人，在中文系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中文系永远是他唯一的广场与王国。

速问速答时间

Q：是不是读中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理想主义呢？

希仁：会有。我觉得学中文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写的，就像北某张这样，想用一支笔支撑自己，又不愿意这支笔总听别人的指挥；一种是喜欢读的，读的多了就会更喜欢书里的那个纯洁简单的世界，要么起身改变现实，要么改变人心，要么就不和你们玩了。



小武：不是吧，很多人挺现实的，不怎么文艺，就想当个老师或者公务员什么的。

北某张：好敏感的话题啊。文科也好，中文系更甚，会理想一点。我身边一些同学，比如我报考的时候，好多人都不是不学经济不学法，不学小语种，就觉得这些很世俗很窄。但是当你有这个理想的想法的时候，也就没剩什么了，最后可能就是传播啊，文学啊，哲学啊，社会啊，影视这种，所以大家，其实人都是差不多的，更何况中文系，它这种环境是四年下来只能把你养得更懒，上课不太点名，要求也不太严格，没有作业，就写论文，考试就背，很大的自由，这个自由对于一些爱中文爱学术的人他可能去搞学术了，那不爱学术的人更多的人那可能就是放养了，那到最后你在要求他去老老实实干一些事情那就很难了。所以我身边的人要不考研要不出国，真的工作的人很少，很难去面对这个压力。

Q：觉得中文系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希仁：我觉得中文系会让我用一种超脱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好的文学，或者说知识分子总是会离这个社会有一定的距离。另外几乎每一个老师都会提到“文学是人学”，文学就是表现人的生活，人的感情，人的困惑的，所以中文系也会让我在一些问题上更能从人的角度看，更能体会人心，看清人心。虽然进中文系不是完全自愿，但是中文系已经改变了我很多。

小武：文学院给我的就是知识，思维方式。

北某张：中文系，它给人一个是知识，一个是大家广泛说的能力，比如参加社团，交际、组织、表达能力。知识用到的不多，能力用到的很多，但能力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把它直接对接过来，有的也不一定有用，最重要的是一个自由度。一百个学程序的出来一百个程序员，一百个中文系的就能出来各行各业，什么样的都有。这个自由度给你去发挥，发展你想做的那方面。

Q：后不后悔读中文系？

希仁：不后悔，中文系的经历会是我一生的财富。

小武：不会的，除了中文没想过学别的。

北某张：我肯定不会后悔。

Q：赞同理想主义不死这句话吗？

希仁：赞同。人类没有理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不然开玩笑，不过确实，理想主义就是对现实永远不满，永远不知足，永远对明天寄予最美好的希望，对于整个人类来讲，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进步，对于个人来说，没有

理想会活得很痛苦，虽然理想无法实现也很痛苦，但没有理想，人真的就像一叶浮萍，无依无靠随波逐流。我觉得理想主义的人一定是内心最充实的一群人。

小武：赞同啊，那是我们自己曾经的口号（五四文学社）。理想主义又不代表不承认现实，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北某张：说实话啊，有点矫情。

Q：用一个比喻或者一句话来形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呢？

希仁：现实和理想就像我望着月亮，我知道我可能永远也走不到那儿，但是你看，她多美啊！

不许提嫦娥二号！

还有阿波罗！

小武：现实就是你脚下走的路，理想是目的地。

北某张：就北岛的那首诗吧，“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比喻就挺好的，但是我的话想把最后一句换成“都是杯子破碎的声音”，因为，等你们毕业时就明白了，大家喝酒就是喝酒，没有那么矫情的。

结语：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每个受访者都会好奇我们做这个选题的初衷。说实话，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有点麻烦。最近看了好几篇描写毕业生活的文章，似乎所有的毕业生在初入社会时都会感到无比窘迫，我们想知道产生这种落差的原因，希望在自己毕业前，提早想明白一些事情。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在中文系尤为明显，毕业前，最浪漫的是中文系学生，毕业后，最失意的也是中文系学生。于是，我们做了这个调查，并假设了可能的答案。但是，这篇成稿显然已经背离了我们当初的一些假设，不过，这才是调查的意义所在，不是吗？所谓中文系的尴尬，是一般也是个别。小武说：“只有浪漫的人才爱写，不浪漫的人也不出声，就像我们寝室七个人，写东西的只有我一个。”我们能看到的中文系，只是某个人情绪的爆发。北某张说：“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阶段的烦恼，街上走着的某个中年男子，也许正在经历着他的中年危机。”不止中文系的人，所有的人都在经历这些，只不过中文系的人更愿意把他们表达出来。

所以啊，我亲爱的们，别对生活抱有幻想，也别对生活失去希望，累的时候就抬起头看看月亮，你看，她多美啊。





看“大女主戏”流行背后的思潮变动

撰文 | 郑博文

一言不合就“望名生剧”

关注国产剧的同学一定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女主角名字做剧名的电视剧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以简单地“望名生剧”，大概猜出剧情主线。从前两年的《甄嬛传》、《陆贞传奇》、《芈月传》到《花千骨》、《锦绣未央》、《女医明妃传》、《欢乐颂》再到没有播出的《如懿传》、《独孤皇后》、《扶摇皇后》等等。这些通通都可以称为大女主戏。

所谓“大女主戏”，通常指女性人物在戏中担任绝对主角，这类电视剧多以女主角的个人成长为主线，几乎所有的男女角色都围绕她而存在，着重表现女主角的人生历程和精神品质，体现人物的成长性。

真一番还是真套路？

实际上，“大女主戏”在技术层面上指的是女主角为“一番”的电视剧。“番位”的概念来自日本影视行业。在日本影视剧中，一般只有一个主角，也就是一番，其他演员都是共演。而在“大女主戏”中，女主角的戏份比男主角

要更多要更重，在影响层面和宣传策略上也是更偏重女主角。

单单听上面那些剧名，颇有些女权当道的意味。可是细究起剧情，真的自立自强的女性也是寥寥无几。比如，宫斗剧中的女性多是带着镣铐跳舞。她们被封建帝制死死框住，机关算尽也不过落个为男权制添砖加瓦的悲剧。传奇剧中的女性看似取得了自己的一片天，但手段又无非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路踏着各种男性权力花式上位。

其实早些年也不乏女主一番的剧，比如民国戏《牟氏庄园》、《胭脂雪》等等，再比如琼瑶阿姨的许多戏剧——为什么不是《陆依萍传》而是《情深深雨蒙蒙》？笔者看来，那个时候的影视创作之所以没有打出“大女主戏”的名头，这背后的原因是社会思潮的变迁。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的这些年，对目前影视剧创作的直接影响就是，以小说文本为基础的IP制作成为热潮。新媒体中女性意识被大加讨论，自强独立又不乏女性特质的女主角，恰巧迎合了当下的女性受众心理。



《女医明妃传》剧照

大女主戏——影视创作中的真一番，还是市场经济推动下的真套路？我想，对此的评价，千万人心中自然是各有权衡。

女性主义风生水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电视剧中“贤妻良母”的女性角色设定开始慢慢发生转变，从女性知识分子，比如《奋斗》等青春剧，到女性白领、女强人，如《杜拉拉升职记》等职场剧，直到现在宫中的皇后、族中的女王。可以看到，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丰富的同时，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即使是家庭伦理剧，女性也会被设定成工作家庭两不误的“完美女性”。

文艺作品中的这些变化，体现了当下社会正在发生的思潮变迁。中国一直是受父权制根深蒂固的影响的国家之一，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制度渐渐健全，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开始不断觉醒。女性意识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二是从女性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再次通俗地说，女性在面对自身和外物时，不需要迎合男性的标准。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媒介，它在将现代社会崭新的女性观念传达给广大女性的同时，也在反映着广大新时代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的心声。女性主义诉求的是女性意识的整体觉醒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电视剧如果能传播独立自主的女性观念，引起女性的共鸣，实际上已经达到目的了。

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当社会出现了流变，文艺作品

就会不自觉地跟随风向。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赵晖曾指出，大女主戏之所以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类电视剧是用偶像剧的方式包装了古装剧，凭借不拘一格的想象和女性化小桥流水的细腻叙事受到观众热捧。这些“大女主”的遭遇既是艺术想象的创作，也是当下年轻人在处理类似情感、社会问题时隐秘的真实心理表征，“大女主”戏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现代女性的精神和情感抚慰。

“电视必须跟人们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包括现实生活和想象中的生活；如果在电视中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愿望以及梦想，那么电视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可言”。 “大女主戏”背后是一幅现代女性群像，里面承载着这个时代女性的追求和信念，也承担着女性情感上的失落和困惑。也许它没那么神，但它又好像有些用。

结尾

大女主戏的强势流行，似乎让人感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希望。但反观现实，很多人已经对“大女主戏”失去了兴趣。毕竟受众看电视剧多是为了身心愉悦，只听剧名就能感到审美疲劳，他们还有多少真的会看剧。对于制作者们来说，不管是真的女性视角还是仅为迎合当下女性观众，可以确定的是，大女主戏不是长久之计。而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文艺作品是一个诉求理念的好途径，但不是百试百灵的丹药。他们真正要做的，是力求政治经济发展中的性别结构趋向平等。



▲ 陆晓娅

影像生死学

撰文—
刘子葳
编辑—
李君

死亡往往是我们生活中的禁忌话题。陆晓娅老师一束强光打到了死亡身上。通过一门课，数十部电影，陆老师将死亡雕刻得惊心动魄。但是，与其说她是引领我们坦然直视“死”，不如说是邀请我们纵身跃入“生”。因为死亡只能是“自己的”死亡，所以生命也必须是“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是关于自由永不熄灭的启蒙。

——刘瑜

反常的体验

4月9日，北京的天，碧空万里。

正中午，小林同学整理好衣裳，拉开宿舍楼门。与往常不同，她并没有朝图书馆方向前进，而是抬头望了望天，转向了一辆公共自行车。骑上自行车，小林向着万安公墓出发。平常去公墓，实在是一种反常的行为。但这次并非她的单独行动，而是一场集体活动。她要先骑去万安公墓与同学们集合，再由老师带着，进行一次“墓地游”。

小林特意选择骑脚踏车前往万安公墓，因为对她而言，这场耗时近一个半小时的长途骑行正如一场向死而生的朝圣。背后是“活的生机”，前方是“死的寂静”，这些都是每个人所必须经历的。小林用长距离骑行的疲倦和坚持来感受人生的不易，将最后的目的地万安公墓当成人生的终点。在这样的假设下进入万安公墓，小林能更接近亡者，同时希望获得不同寻常的体验。



▲ 万安公墓一角

清明节时，课上同学已来了一批，她是第二批。到达万安墓地的小林，与同学老师集合后，开始了她的“墓地游”。墓地里并不寂寥，满是苍松翠柏，与想象中衰败的场景大相径庭；墓地里也不喧嚣，静谧而庄重，远离车水马龙和人声聒噪。亡者在这里安息，生者在这里徜徉。似乎也只有这里，生机和死寂才能相得益彰。

老师带领他们参观了若干名人的墓地，如李大钊、曹禺、启功等。在小林看来，老师是个称职的“导游”，不仅让他们对以前看似千篇一律、有点忌讳的墓碑产生兴趣，甚至触动到他们自身的生命体验。老师先带着他们转到墓碑后面，从刻着的两句诗，尝试猜测墓主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又让他们在某个墓碑前，邀请一个人为大家朗读特别的碑文，去发现这墓中的秘密……

斑驳的墓碑和碑文，人们不知它们何时存在，也不知道会存在多久，仅仅留存半亩之地就涵盖了亡者的一生。

墓碑是谁为谁立的？

墓碑上的题字谁为亡者所作？

墓碑上刻着的文字又代表什么？

那些特别的碑文，想告诉我们墓主是怎样的一个人？

一连串的问题浮现在小林的脑海里，她发现每个墓碑都是独特的存在，存在于滚滚红尘之外。在这里，她可以静下心，试着从蛛丝马迹中破解一个“人”的故事。

行走在墓地里，骑行后疲倦的身心得到放松。小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抵触。自由浏览时，她长久地停在一个不是很起眼的墓前，被深深触动。事后再回想起那块墓碑，小林仍怅然若失地摇了摇头，那块墓碑没有碑文，只有姓名以及出生和去世的日期。“她和我同年生的，1997，但98年就离世了。我总在想如果她还在世的话，现在也和我们一样上大学了吧……”

生与死的度量

碑文与人生都不易解读。

陆晓娅在采访中曾提过心理学家欧文亚隆的名句，“没有充分活过的人最怕死”。或许从这个角度而言，死亡和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

曾选修“生死学”课程的何群同学回忆起第一次上课的情景，陆晓娅给选课同学的建议令其印象深刻——“近两年有过重要他人亡故或受到死亡强烈冲击的学生请慎重选择这门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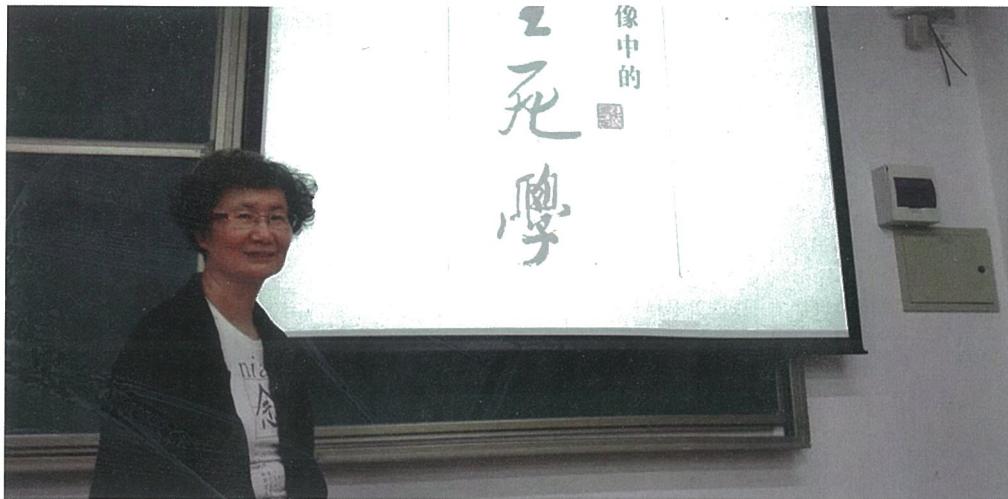
他思考了一会说：

“那时候，我刚经历了祖父与外祖父相继去世的事情，也有过犹豫，怕自己会受不了。但毕竟这课很好，我还是留了下来。我也很庆幸自己留下来。其实老师白着头发，说着死亡，却总是在对我们微笑，对我们倾听。最感触的应该是她会耐心地看我们写的感想，并给我们回复那些我可能口头表达不出来的文字，我很珍惜。”

“老师课上放的一些影片和案例，总会触动我，特别是当时亲人刚刚离世。可能只有直面死亡，我们才能更好地生活而不是只是活着吧。”

其实“生死学”会唤起一些死亡焦虑。在《影像中的生死课》的引言中，陆晓娅表示了自己开设“生死学”的目标，不是减轻死亡焦虑，而是适度引发死亡焦虑。

陆晓娅认为，在“生死学”的课堂中，讨论死亡问题是为了帮助学生找到“热情”所在。这里所言的“热情”，不仅仅是充分参与课堂的积极程度，更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因为适度的焦虑，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新京报的采访中，她称赞了选修“生死学”课程的学生们，认为他们是勇敢的。因为他们愿意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去面对和思考死亡这个问题。现今的许多年轻人，



◀影像中的生死学

尤其是独生子女，受到太多来自父母的关注和厚望，背负太多的压力。久而久之，他们自主的愿望降低，自立的能力减弱，会感叹人生为什么需要出人头地。这样的话，大多时候体现出他们的无奈，是一种无法突破社会现状的无力感。陆晓娅指出，实质上最重要的不是你是否出人头地，而是你是否有对生命的热情和活力。“人到了一定年龄，你就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来，需要去找到能够让你燃起热情的东西。”

适度的死亡焦虑，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生命。“生死学”这个切入点会去引领学生探索从个体到人类所面对的各种挑战，包括怎样去寻求自己的生命意义。这种思考和探索会激发人们主动去寻找自己的热情。

在她心中，同学们听完课写在报告里的“感言”并不是最重要的。

她更希望同学们告诉她——

“陆老师，选修了这门课后，我又重新拿起笔开始写作”

“我真的很爱甜品！我去报了个甜品班”

“陆老师我发现其实很喜欢绘画”

她就知道同学们真的从“生死课”上收获了一些东西。

热爱一件事，不一定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为之奋斗一生，但那里有他们的生命热情。

陆晓娅对《人物》的记者说：“我只是告诉学生，如果到生命的最后，你可以死得很坦然，那其实你需要你这一生：第一，自己生命是有意义的，第二呢，自己是有价值的。

结语

相比于适度引发的死亡焦虑，学生们的死亡恐惧感降低了很多。被陆晓娅带领着去了一趟万安公墓后，小林时常会回想起当天的经历。曾经有丝忌讳的墓碑，现在似乎是一个个“停驻的生命，在等着我们去解读、对话”。小林知道，他们这次实践并不单单只是来“最接近死亡的地方”感受生死。老师希望同学们可以针对一个令自己感触最深的墓，与亡人进行一次生死的对话。

小林笑称，当时听到的时候有点震惊，背后起了鸡皮疙瘩。为什么要同一个不认识的亡者进行对话？实在让她难以理解。

可现在，我们看见的是她眼里想要完成对话，隐隐的迫不及待。



▲ 影像中的生死课（书）

姜申：爱你心中的艺术



采访 | 刘丹佳 李阳
撰文 | 刘丹佳
策划 | 盛馨艺 李阳



▲ 姜老师与 15 级传播班同学的合影

55 条未读消息

晚上 10 点多，新闻写作课的微信群被同一条信息刷屏。在这之前的一个小时，教学楼的某间教室里，15 级传播班的同学正在谋划着一个惊喜。

姜申老师有些奇怪，临下课前的十分钟一个男生从后门冲了出去，他接着又讲了两句话，后门晃啷一声两个男生一溜烟跑了进来，这是……怎么了？

铃声响了，“下课吧。”

啪。教室一下子黑了下来，正准备关掉电脑的姜老师一下子抬起头，黑暗中的教室倏然安静了下来。细小的黄色光晕从教室后排冒出来，“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伴着荧光烛光响起——15 级的同学们想要给他们的班主任一个难忘的生日。

看着同学们捧上来的蛋糕，姜老师连连点头，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重复说着“谢谢大伙，谢谢……”

“我后来看朋友圈才知道，他们本是想把我搞哭的。但我可能不是一个会把情感表现在脸上的人，所以……”姜老师说到这儿嘿嘿地笑起来，“那天晚上我真的非常感动。可以说是难忘。”烛光在讲台上闪烁，大家催着姜老师许愿，“我许的愿就是在场的所有同学都能快快乐乐地度过大学生活。”那天晚上，新闻写作课的同学也纷纷在微信上送上了生日祝福。

“姜男神”是新传学生对姜申老师的普遍称呼，而姜老师将同学对自己的喜爱归结于相近的年龄与温和的性格。

同学们对姜老师的课通常是五星好评，第一节新闻写作课上完就被圈粉的同学更是课后拍桌直呼：“这学期绝不翘男神的课！”

辅仁旧忆：结缘艺术

“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在看着这段近些年风靡的魔性歌曲视频中，这学期的第一节新闻写作课开始了。姜老师经常在课上用一段视频引入主题，这也许与他的研究领域有关。

与影像结缘，要从姜老师的大学本科说起。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前身是艺术系。作为电影专业的一名本科生，姜老师在辅仁校区上课，大学的前两年在辅仁文艺气息的熏陶中度过。姜老师的眼睛不时向上看，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光，“后来艺术与传媒学院成立，我始终觉得我只学了电影艺术，而没有学传媒的东西。我愧对于这个学院的名称。”因了这“愧对”外加机缘巧合，他进入英国莱斯特大学攻读大众传媒（现叫新闻传播）研究生。

拿到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博士与清华大学的博士之后，兜兜转转，姜老师回到北师大，而这次的身份从讲台下变为讲台上。

“传播学的框架很大，学科的交叉性很强，”这是姜老师作为新传副教授而主要研究方向是视觉文化传播与新媒体艺术的原因。事实上，新闻传播本身就与影像有关，无论是纪实性纪录片还是电影，其中浸透的对于社会文化

的映现也就是新闻传播所寻求的本质。

新媒体时代，执于文字忠于新闻

作业，作为学生选课的重要评判和时常被挑为推送选题的内容，是每位老师“收买人心”抑或“大展身手”的必要内容。姜老师布置作业的形式很特殊——发微博。周日晚上打开微博，点开带着小红点的“与我相关”，“@新闻写作 BNU”的作业微博下面是姜老师写的评语。采用这样的作业形式，不仅与新闻本身的时效性和发展碎片化、网络图文传递的便捷性相关，还是姜老师对学生写作“短小精悍”的要求。作为一个与北师相处数年的老“师大人”，在姜老师的眼中，北师大人的文风虽不是直来直去但会平铺直述，精炼简洁。“微博 140 个字能够逼着你去写一点儿有用的东西，把精华呈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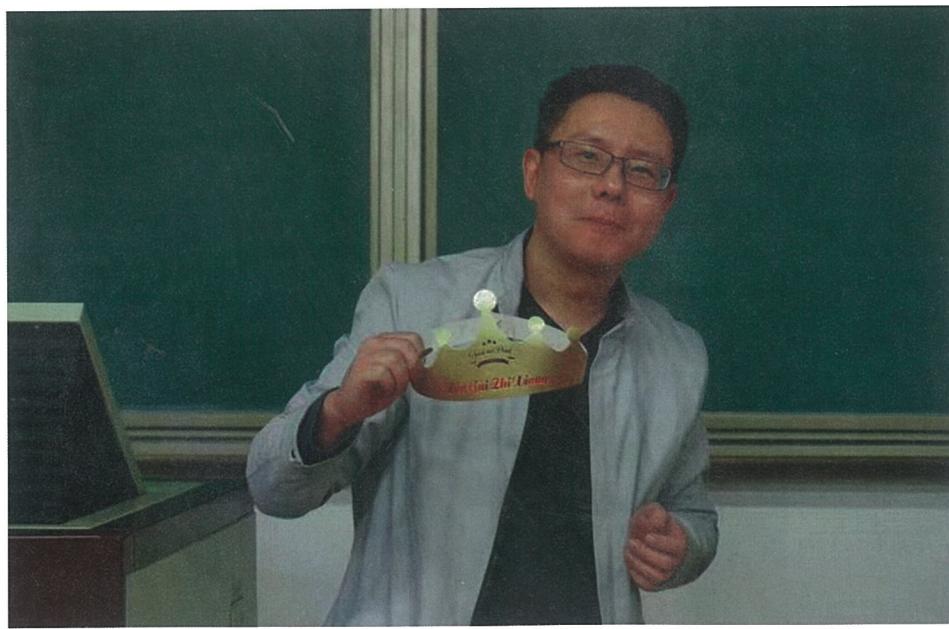
碎片化阅读与几乎人手一个的公众号让码字成为了更多人生活的来源，而微博上各类新闻的质量参差不齐。对于当下的新闻生产，姜老师有一些难言的忧虑。快节奏的水泥森林的城市生活中，占有结果式的金钱消费带来了理性快感，而感性上对生活的领悟则越来越被轻而易举地取代。真情实感的投入成为如今新闻生产的奢侈品。“新闻人至少应该对文字有一种执着。”他说，“当你写完再读一遍的时候应该是带有感情的，而只有你可以带着感情的时候你的读者也才会有这样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就是

对生活中美的体验。

“只有你能体会到这种美，新闻生产才会不只是你用来谋生的一个手段。”而我们都见过太多人，将工作单单视为赚钱的途径，与日复一日的庸常与枯燥相伴。姜老师讲起自己身边的一个例子——在英国学经济的同学如今每天与数据打交道，直言与老同学聚会时难得的开心，而工作中却难免“开心”。而这可能正是年薪百万的一个代价。“这让我觉得非常悲哀。”姜老师说，“所以我不希望咱们的同学将新闻写作只视为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新闻写作确与文学创作不同。尽管它在一定的框架里，禁锢你的虚构创想、夸张或改编，但对于文字的热忱并未有所不同。

VR：一场视觉与媒体的盛宴

问遍北师新传人，定然是没有人不知道 VR 的。在课堂上总是能听到老师们讲 VR，公众号里时常看见“VR 大赛”、“VR 讲座”的宣传。然而 VR 的现状到底如何？姜老师与 VR 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后坦言：“VR 是一个新生的东西，而新生的过程又有资本运营的介入。”这样的市场秩序下从业者需要有鉴别力、耐心与更多的精力。目前阶段 VR 的一些技术要求超出了原有配套行业相匹配的技术要求，整个行业未有统一的标准去规范，所以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如同戴着锁链跳舞。



▲ 小金箍，我们走



本科生们对于院里的 VR 工作室早有耳闻而多数人一直没有机会前去一探，研究生们有机会前往工作室但又遇到了技术上的阻碍。作为 VR 工作室执行人的姜老师神色中有了些严肃：“我们在想尽办法为同学们购置新一代的 VR 自动缝合拍摄设备，最迟到暑假前我们应该能搞定。这样基本可以保证一个创作团队能有充足的设备。”姜老师诚恳地说，“我非常希望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入我们。”

在介绍中，我们得知工作室已与封面新闻签下了拍摄四川凉山悬崖村的项目。带着 VR 设备，实实在在地“爬”上悬崖，用新兴的技术将这个国家扶贫重点村的样貌呈现给更多人，姜老师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帮助那里的人。探索故事型 VR 拍摄的“峨眉故事”项目、创作宣传历史文化城市的 VR 视频项目等等都行将面向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征集创作团队，“希望同学们都能鼓足勇气积极参与进来”，姜老师的语气分外诚恳。

从平面静态到动态影像，再到 3D 视觉效果以至虚拟现实，人类对于影像还原度的追求始终未曾停止。在姜老师看来，新媒介在未来会向着虚拟化发展。也许一开始参与会觉得乏味，会以为 VR 的不同之处只是从拍摄的一个镜头变成了六个镜头，但是深入其中，对虚拟化的认知也许就会有所不同。“也许你以后不会从事与虚拟现实有关的行业，但是这段参与的经历可能会给你对新媒体不同的领悟。”

已近晚上十一点，教七的楼道分外安静。

一个小时的采访结束，“你们辛苦了。”姜老师边穿外套边说，而采访前他刚刚上完 90 分钟的课。

姜老师转着饮料瓶的瓶盖，认真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哪怕是我们私心夹带的八卦——聊到出生不久的儿子，姜老师的言语里透着幸福，分享起关于儿子的两三趣事。一说到家人，他轻松地靠在椅子上，淡蓝衬衫与银丝边眼镜让人一下子联想起穿长布衫的先生。

提到未来，立夏已过毕业季又在眼前，对于 I3 级的传播班姜老师有些难以名状的感情。门外若无南北路，人间应免别离愁。“好好和同学、老师聚一聚，没表白的抓紧去表白。”姜老师最想要嘱咐的，是希望同学们珍惜最后两个月的时光。

回想起以前带学生去看话剧还有毕业季各校的毕设展，姜老师感慨：“最近展览话剧去的少了，我还是希望咱们的同学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对文字的热忱始终不会与对生活的热爱脱节。新闻人也许不必有多高的艺术水准，但对于美的追寻就是心中的艺术。

教师介绍 | 姜申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视觉文化传播、新媒体艺术与展示传播
开设课程：影视与大众文化、新闻写作、传播学概论



清唱 ACCAPELLA



陈学敏：军医难为

采访 | 林 澜
撰文 | 林 澜

主采访结束约三四个月，记者在微信上收到陈学敏发来的“2017 中国整合医学大会”关于“整合与医德”话题的视频，主讲人是白岩松。“PPT 只有一张，所以视频没有动”，“白老师讲得真好”，他说。

不禁感慨这个二十出头男孩的心细如发——仅仅因为记者曾在自己的朋友圈评论中向他表达过对《白说》的兴趣。这样绵密而稳妥的个性，嵌在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大四学生的身上，像钥匙插进锁芯，两相得当，毫无缝隙。

采访时正是推免的答辩周。军校本科生出路甚少。有人本校读研，有人脱下制服，有人到医院工作，更多的则在基层打滚——这是寻常考生和家长避填军校的重要理由。

学敏属于保研本校的幸运的那一小撮。89 人的班级里，他专业成绩第一，综合排名第二。军校的遴选透明而严苛，“原来有 90 人，成绩不达标退学了一个”。



▲陈学敏在演练考核现场

军医难为，却绝不影响他作为。从福一到四医大，他穿上戎装和白褂。此刻的他，未来仿若一片五光十色的湖。

“高中的一千米都让我头疼”

“不排斥医学”、“家里人的说服”是他选择四医大的全部理由。他用“逗”来形容自己高考报志愿时候的想法——由于高中厌恶物理，而喜欢探寻“生命的奥秘”，他一心想着报一个不学物理的专业。“家里没有人有学医的经历，在我这算是开创了一个先河”，“之前连心肝脾胃肾都不知道在哪里”。

2012 年，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是福建省高考理科志愿手册上第一页的第一个学校。

体检被安排在七八月之交，是一次“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彻查（医科属于非指挥类，视力要求为 4.5）。外

科体检时“关在小黑屋里脱光”的经历在他看来是“念兹在兹，无日或忘”的经历。

通过体检，四医大已是囊中之物。但他并没有松一口气，“高中的一千米都让我头疼”，这样的大学

选择让他好奇，进而忐忑。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而今，自己能够在 22 分 20 秒内完成五公里。

也不是没有遗憾和错过。朋友圈里有他冬天去黑龙江的照片，哈工大门口的他笑得粲然，“那是我本一的第一志愿”。

不过这样那样的思虑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军医大学生活所打破。他很清楚，挑战或才刚刚开始。

先军后医

知乎上有人抱怨军



陈学敏和战友们

▲陈学敏和战友们在二师兄身上模拟手术

医大学——“哨声就是命令”，“生活，重复”。

“相比地方大学，少了一点自由”，他坦言，“太多地方不一样了。每天的生活作息是有规律的，几点起床，几点上课，几点晚点名，统统都有规定。上课是带队集体上课，每周定时体能训练、队列训练，内务柜摆放有固定的要求，晚上熄灯后不让讲话、玩手机”。

“先军后医”的概念自大一开学初就注入他们的血液。体育必测项目为五公里、四百米障碍和八百米游泳。全军毕业体能联考是所有人的噩梦。骨折、腱鞘炎、筋膜炎、髌骨软化屡见不鲜，不过他一项一项都坚持了下来。“战场上跑不动如何治病救人”。

学习也并不轻松。军校没有绩点之说。保研成绩由平均分和附加分构成，前者是本科四年所有科目的平均成绩，占 85%；后者包括文体竞赛、学科竞赛和科研项目等，占比 15%。出于政治考虑，军校学员没有上级的审批不可能前赴港澳台，出国更是难乎其难。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计划好了读研。这次保研通过，是他预想中的结果。

他满意于军校的生活，“我觉得还挺好的”。采访中，他发给我解放军报关于乌鲁木齐民族干部学院军医训练大队参赛纪实的推送，视频的背景音乐是张卫的《战斗宣言》：

“扣紧你的钢盔 / 勒紧子弹袋
穿上战靴 / 沙漠迷彩 / 保持作战状态
双臂摆动向前带 / 双腿阔步朝前迈
誓入刀山火海的姿态 / 继往开来”。

他觉得自己的这种感怀不能称作“对部队的情愫”，“我们只算军队院校，不是真正的基层部队”。但他丝毫没有复员的念想，“太年轻了吧。这才军队几年啊，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在最能吃苦的年纪多吃点苦”，他赞赏领导说过的话，“部队的确是个能塑造人的地方”。

西京医院

西京医院全国综合排名第五，全军排名第二，前身是 1939 年 11 月在延安成立的中央医院和 1947 年在陕西成立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直属医院，现在是四医大第一附属医院。

学敏在这里实习。

“胸穿和腰穿都可以上，手术有机会当上第一助手。”在此，实习学员要在所有科室轮转一番，主要工作为问诊，查体，写病历，外科则可以跟手术。老师是主治医师和住

院医师。值夜时病人有紧急情况需要起床去处理。

他说起第一次做胸穿时的恐惧，“第一针要扎到皮下，打一个皮丘。以前都是在模拟人上练习，特别紧张，第一针都不敢扎”。好在做操作时病人家属被要求离开，病人也还算配合，恼人的“第一次”终于“在老师的鼓励下完成了”。

在国内，医患关系被喻为农夫与蛇。“不能说奇葩吧。反正形形色色的病人都见了。”他承认蛮横无理的患者的存在。在眼科实习时，患者劈头一句“我来给你们送钱了”，有人指着护士长，“你算什么，在这里谁让你插话了”，更有患者家属看到实习生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觉得这些事可笑而令人愤懑，“下一次被砍的会是我？”

不过大多数患者来自农村，燃（陕西话，意为磨叽）的同时淳朴更甚。他认为保持职业感总归是明智之举，“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还是要尽力争取到病人的配合。”

星并不远

他将合格的军医描述为“理论学习扎实”、“对战士有耐心”、“对基层有准备”。但“待基层其实是堕落的一种表现，没有人愿意真正奉献一辈子”。“多练多见多上手”是军医唯一的成功之道，而基层岗位如航医（负责航空人员健康检测，身体状况评估，日常疾病矫治，年度及招飞体检任务的军医）由于数量少，飞行员身体素质好等原因，远远提供不了培育军医的优良土壤。

他见过生死，犹然心怀畏怯。初中同学的突然故去让他“特别震惊”。他们住在岔路的两头。女孩内秀不爱说话，去世前几天还在他的空间说说下评论，后来“急性哮喘发作”。“几年不见少了一个。你不敢想曾经有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孩来到世上。死亡挺可怕的。”

他是张杰近十年的“星星”，他说他励志，“非科班出身，如今的一切靠自己的努力。网络上的流言蜚语也没打倒他。”

他最爱的《仰望星空》这样唱：

“星并不远 / 梦并不远 / 只要你踮起脚尖
我从此 / 徜徉也不再 / 腼腆
张开双臂 / 和你一起 / 飞得更高 / 看得更远”。

陈学敏人生第一台手术的对象是一个 14 岁的小孩。小孩因为脊膜膨出长期卧床，臀部压疮有窦道。学敏为他做了清创，切了窦道。



▲ 2017年6月1日，陈学敏结束了在西京医院334天的实习

记者手记

度娘上关于“军医”的词条搜索结果数量繁多，内容有趣。

除了百度百科，耽美小说，唐人出品的军旅抗战电视剧，百度贴吧充溢着“怎样成为军医”，“军医与普通的医生学哪个好”，“女生当军医有什么要求”的帖子，更有知乎“在军医大学就读时怎样的体验”。

在采访的诸多备选项中一眼瞧见“军医”二字，好奇心跃然，一时间不免根据有限的职业印象拼凑对方的世界——白衣战士啦，幕后英雄啦，军事管理啦，生死不知的期末考啦，不一而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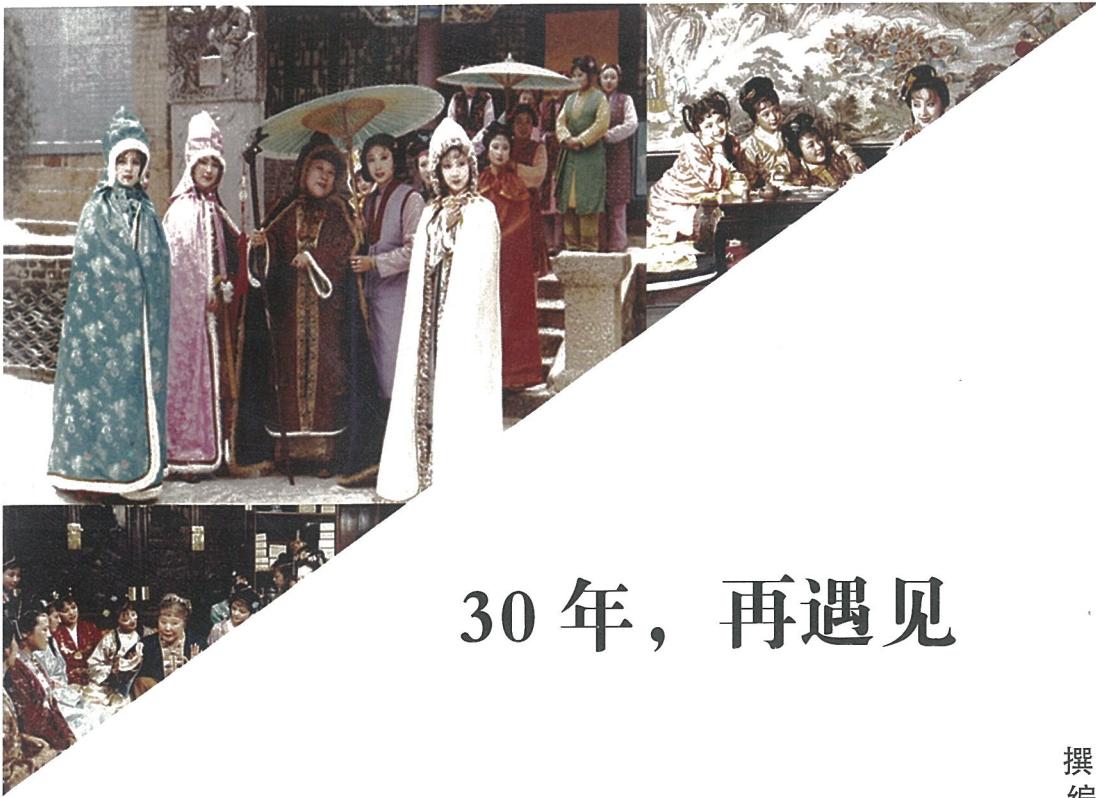
很难得地，在他对我袒露的那一面中，以上的信息基本吻合，又有些意料中的不同。采访中，我不断确认对方身上哪怕有一丁点桀骜或叛逆的可能性——这样麻烦极多的专业理应为年轻人增添一些烦扰和困惑。但无论如何提问，他没有一丝负能量外泄——在医院值夜累也难忘，在微信上为伤愈的战友保平安，晒母亲寒假出行的美照。

他的朋友圈大多关于学术、实习、出游和爱情。有些不足道也的轻幽默——“西安交大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出门坐517，十分钟路程到长乐西路169号第四军医大学”；有些唯恐道也的小狼狈——“体验了一把一整个房间的女人们为我尖叫的感觉。别问我为什么这么有魅力，麻蛋下手术以后跑错更衣室了”；更多的则是生活碾过的不轻不重的痕迹。

看罢《欢乐颂》的关雎尔们会在深夜对着不羁的摇滚青年发上一会呆。我也曾觉得这样以母校为傲，成绩优异，没有戾气，缺少锋芒，生活积极如教科书的男生优秀得有些没意思。

可在鸡汤如水的年代里，简单而明亮的人格尤其需要有存留的余地——“在一个大部分人都追求庸俗的环境里，保持庸俗无疑是最安全的选项，追求上进反而不被鼓励。倘若因为这样而放弃努力，最终买单的还是自己。”他称自己为“2B青年”，但我觉得他不够格。

不过，他当真是个好军医。



30 年，再遇见

撰文 | 王松
编辑 | 郭超凯

30 年前，万人空巷。30 年后，众声怀念。

87 版《红楼梦》，这部由中央电视台筹备 3 年拍摄而成的电视剧，自 1987 年首播后，至今已在荧屏上重播千余次，成为“不可逾越的经典”，受到了海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誉。今天重温这部“匠心之作”，依然能够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永恒感”。仿佛，它就在那里，一直静静地等候着，等候着你去推开那扇窗，去遇见那里的人、音乐和故事。

戏里戏外的“红楼儿女”

近日，欧阳奋强（贾宝玉的扮演者）采用众筹的方式举办“红楼梦三十年音乐会”的相关消息在网上传开，引发了广泛关注，也牵动着众多红迷的心。

“87版《红楼梦》至今已开播30年了。30年来，很多剧组成员都和我一样，对这段时光充满了怀念！为了让红楼梦剧组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再聚首，不仅有我们红楼的剧组成员，还有很多热爱红楼的人来参与。发起众筹也是这个目的，我想要借助所有爱红楼的人的力量，把这场活动做好，让我们的‘红楼梦’都有彼此的身影，不留遗憾。”欧阳奋强谈到，“毕竟这是我们剧组最后一次的聚会了。”这次活动是87版《红楼梦》剧组众多“团圆”中的一次，同时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2003年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举办的87版《红楼梦》剧组开机二十年再聚首节目，2012年中央电视台《中国文艺》举办三十年再聚首节目……87版《红楼梦》剧组自成立以来，曾多次“团圆”。每一次的相聚，让人在重温经典的同时，感叹岁月的流逝。弹指间，已是沧海桑田。

30年过去了，这部陪伴了70后、80后甚至是90后走过青葱岁月的经典之作，引发了很多人的怀念。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小龙教授在提起87版《红楼梦》时谈到：

“87版《红楼梦》最早播出的时候便看到了，但随后又反复看了很多遍。记得有一年暑假（大概是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电视台播放时，我拿了一本岳麓书社出版的《红楼梦》与电视剧对着看。当时有两个非常大的震动。一是电视拍摄对原本极为忠实，演员所说台词与原本几乎完全一样，这非常了不起。因为那时二百年前的作者写出来的

对白，现在完全按原本来说，依然没有问题。这证明两点：一是曹雪芹对语言的把握非常好，二是87版的导演、顾问与演员对台词的理解与复现非常到位。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震动，那就是发现电视中竟然有一些情节与作品完全不一样，比如秦可卿的死以及《红楼梦》的终局，令人十分疑惑，因为别的细节都完全吻合，而这些地方又完全不同，以至于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正是导演、编剧、演员对于原著的忠实，才“俘获”了众多红迷的心。提到87版《红楼梦》中演员选拔，一直都被人们津津乐道。那么制作如此精良的电视剧优势如何选拔演员呢？

“纯、真、善、美是选拔的主要标准，表演的素质是第一位，演技是第二位。”导演王扶林在《艺术人生》节目中直言不讳地提到。

作为中国大陆首次采用海选的方式选拔演员，87版《红楼梦》剧组从组建之初便受到了热烈的关注。“每天都有很多来信，当时在华侨大厦专门开辟了一间办公室负责收信。”编剧周岭在采访中提到，“当时来信的风格迥异，有的一本正经，有的破釜沉舟，毛遂自荐的信件很多，将不大的屋子占去近半间。”就在这众多来信中，有一封信附着一张照片和一首《我是一朵柳絮》小诗的信引起了导演王扶林的格外注意。这份信的作者就是后来87版《红楼梦》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或许是那张带着淡淡忧愁又恬静如水的照片，或许是那首清新雅致的诗歌，让陈晓旭最终变成了“林黛玉”。与陈晓旭的毛遂自荐所不同，扮演贾宝玉的演员欧阳奋强则是以“他荐”的方式进入剧组。

“据张玉屏推荐，你比较合适，这次我们来四川选外景，



▲ 87版《红楼梦》拍摄现场合照



▲ 2003年《艺术人生》之《红楼梦再聚首》录制现场



87版《红楼梦》影视剧官方剧照▶

就想见见你。”欧阳奋强在《宝黛话红楼》中回忆了第一次与导演王扶林见面时的场景。凭借着和贾宝玉相似的气质，这位穿着背心、短裤和拖鞋，略带些“傻气”的四川峨眉制片厂演员最终踏入了“红楼”，走进了大众银幕。

87版《红楼梦》中的“林妹妹”和“宝哥哥”，作为中国电视荧屏上塑造的经典形象，也是众多“红迷”心中永久的纪念册。至今，很多人依然把“最成功的贾宝玉”称号颁给欧阳奋强。“其实，贾宝玉很难演，因为他既是一个男性，但又是一个全身心倾慕女性的男性，所以就要

体现出女性的特质，但这种体现又不能太明显——稍过便会变成伪娘，稍阳刚又似乎不是宝玉而成为贾琏之流，所以火候是极难掌握的。但欧阳奋强从外形到气质以及谈吐、风度均无一不肖。”李小龙说，对贾宝玉理解的深度决定了对《红楼梦》理解的深度。同样，贾宝玉饰演的成功与否决定了《红楼梦》一剧的成功与否。从这个意义上说，87版是无可置疑的经典。

提到欧阳奋强饰演的“宝哥哥”，就不得不想起陈晓旭饰演的“林妹妹”。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悼念陈晓



旭逝世的诗中写道：“书中黛玉，影上黛玉，人间黛玉，三玉相遇，乃有晓旭，三玉既逝，红楼悲剧。”陈晓旭塑造的林黛玉就像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走出来的一样，当她从人间逝去，一些人甚至产生了“人间再无林黛玉”的想法。在采访中，李小龙给予了陈晓旭版“林黛玉”极



▲ 87 版《红楼梦》影视剧官方剧照

高的评价。他说：“林黛玉天生就应该是那样的，尤其是那种诗性气质与才华，甚至那种玲珑与敏感，都不是能演出来的，而是表演者本身就有。甚至，我不太喜欢小说中林黛玉个别的小气举动，87版连这一点我不喜欢的成分都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了。”

当然，87版《红楼梦》还塑造出了邓婕版的王熙凤，真正演绎出了“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风范。还有张静林饰演的晴雯，把晴雯的娇憨与纯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剧组中很多演员塑造的经典形象令人难忘，但是他们大多都是从“零”开始。饰演迎春的演员牟一曾是汽车运输公司的普通员工，与剧组的偶然相逢，让牟一和《红楼梦》结下了缘分。当时，刚进剧组的她就面临着一场重要的戏份。导演给扮演贾赦的李颉老师下了一道“军令状”，让他三天之内必须辅导牟一演好这场戏。这让李颉愁坏了。面对没有一点演戏经验的牟一，李颉从一个眼神的滑动方向，一个动作的缓急程度，一句台词的口型大小……手把手

地进行指导。当牟一拍完第一场戏，导演王扶林竖起大拇指的时候，在一旁的李颉老师没有忍住，留下了眼泪。多年之后，当牟一在《艺术人生》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台下的李颉老师依然难掩当年的激动之情，不断用手拭去眼角的泪水。这样的感人细节，在剧组中还有很多很多。

很多人在谈到剧中的演员时，总是把现实中的演员和所扮演的人物进行对照。不知是入戏太深，还是机缘巧合，剧中人的现实生活和荧幕故事竟有些相似性。戏中的林黛玉冰雪聪明却红颜薄命，戏外的陈晓旭下海经商却过早离世。剧中的薛宝钗温婉持家却子身一人，剧外的张莉只身前往海外，事业有成，但始终也没能寻觅到她的“贾宝玉”。当然，过度的阐释，都是牵强附会。但是走进87版《红楼梦》剧组，对于演员个人的生活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

对很多87版《红楼梦》的演员来说，继续在演艺道路上前行并不合适。他们大多缺乏扎实的表演基础，《红楼梦》的表演经历更多是他们的本色演出。而且，这些年轻的演员大多社会阅历不深，文化水平也不高，在突然降临的成功和荣誉面前，有些迷失了自己。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剧中人陈晓旭曾在采访中提到：“《红楼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又为我关闭了一扇门，我无法进入，只好重新开辟一条路，却意外地发现他通向更美丽的远方。”

无论结局几何，戏里戏外，他们都是“红楼儿女”。

一朝入梦，终生不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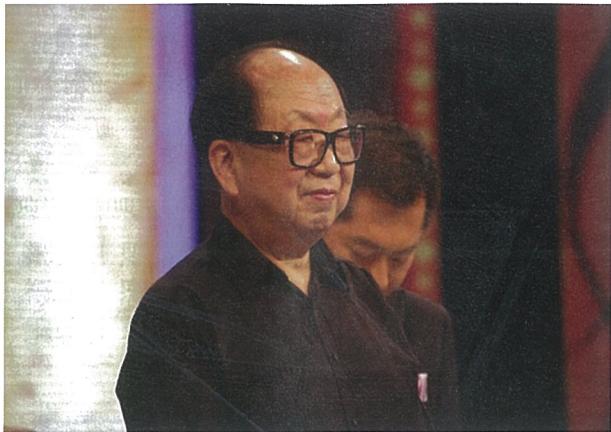
87版《红楼梦》中的配乐一直被誉为“神来之笔”。“一个是兰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每当这些旋律响起，那伤金悼玉的悲情便迎面扑来，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红楼梦》的大门。在《中国文艺》的节目录制现场，87版《红楼梦》作曲家王立平先生回忆了他与剧组结缘的点点滴滴，他用了“人生最难忘的考试”来描述他当时的感受。

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主动请缨，王立平在还未开机就向导演王扶林表达了想要为《红楼梦》电视剧谱曲的心愿。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交流和磋商，王立平最终打动王扶林，如愿得到这个机会。在四年半的时间里，王立平一直跟随着剧组进行创作，但这个过程有过痛苦，也有过欢乐。在开始的一年内，由于没有灵感，王立平一个音符都没有写出来。就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白茫茫一片，



所能触及之情感维度要复杂得多，加上曲子空灵、远而又华美甚至悲壮，不得不说，是 87 版《红楼梦》这部大书最美的封面。

谈到 87 版《红楼梦》的配乐，除了作曲家王立平以外，不得不提到配乐的演唱者陈力。她用自己独特的歌声，表达出红楼梦的空灵缥缈、凄切婉转和刻骨铭心。2012 年，在央视《中国文艺》的节目中，王立平为我们讲述了陈力与剧组结缘的始末。一次偶然的机会，王立平找到了这位当时还是化验员的“演唱家”。他坦言，当时为了更好地表达红楼梦，需要一个声音好。但没有自己特点的演唱者，从而可以不断按照《红楼梦》的节奏进行塑造。在这个契机下，还在长春一车间工作的陈力，走进了王立平的备选名单中，并最终确定为 87 版《红楼梦》电视剧配曲的演唱者。但对于陈力而言，随后的磨合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王立平总是按照最高的要求来指导陈力，但她却是从最低的基础开始的。王立平对演唱的一次次不满意，让陈力紧张痛苦；王立平对歌曲的一句一句“死抠”，让陈力备受压力。三年的磨练，换来了永恒的经典。



▲作曲家王立平

真干净。”在着急、愧疚、匆忙中，王立平从眼泪中找到了灵感。两年多的积淀让他灵感涌出，几乎每天早晨八点钟开始，一刻钟左右就可以创作出一首乐曲。让王立平最为难忘的是，1986 年 12 月的一个早晨，在为探春远嫁创作配乐《分骨肉》后，或许是为自己创作不易而感动，或许是乐曲中的离别之情而感动，他趴在钢琴泪流不止。在电视剧最后的剪辑中，配乐《分骨肉》和探春远嫁的完美搭配，让王立平又一次潸然泪下。

“一朝入梦，终生不醒。”王立平在谈到自己感受时，说：“《红楼梦》是一部让人上瘾的著作。”87 版《红楼梦》剧组的编剧周岭在谈到王立平时，用了“四个不是”来总结他的音乐特点。既不是民歌，也不是西洋乐曲；既不是古典乐曲，也不是戏曲。此曲只应天上有，羚羊挂角无处求。或许，对于不同的红迷来说，这十二支曲子的排序是不同的。但是，在王立平心里，它们都是自己最爱的“孩子”。导演王扶林曾用“奈何、寂寥、伤怀”六个字来形容《秋窗风雨夕》和《题帕三绝》，王立平自己则把《葬花吟》比作屈原的“天问”。虽然对于乐曲的解读是不同的，但是乐曲带来的感动却是相同的。

李小龙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枉凝眉》和《葬花吟》两支曲子，而片头的序曲恰恰是《枉凝眉》和《葬花吟》最具华彩的旋律的结合，先以《枉凝眉》起，至高潮部分以《葬花吟》“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接，最后又回归到《枉凝眉》的结尾，虽是两支曲子组成，但浑然一体，而且，没有唱词，只有音乐，唯其如此，则旋律

遇见更多的“红楼”

在回顾 87 版《红楼梦》时，很多“红楼儿女”谈到最多的是，虽然每个人的贡献是微薄的，但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正是这份当我们在回顾这部经典时，除了怀念，或许还有一种对于当下的审视。

今年两会期间，陈道明在采访中谈到当下一些演员的职业操守，直言“远远不够”。他认为演员是文化作品的重要承载者，演员的职业和道德情操，直接影响精神作品的质量和社会效果。而一个民族文化欣赏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气质。

当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择天记》……古装类电视剧受到了国人的追捧，赚足了大众的眼球，甚至一些文化类影视传媒公司的股价也顺势高升。虽然现代很多电视剧对于特技和拍摄剪辑等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娴熟，但是对于艺术产品而言，技术的进步都只是辅助性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技术能带来的。

我们怀念和致敬经典的时候，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和传承这种用心创作的精神，带给人们更多的“艺术品”。再过 30 年、50 年，甚至是 100 年，人们依然会回忆起这部创造了中国影视剧历史上诸多“第一”的经典之作，依



清唱 ACCAPPELLA

然会感受到那些艺术家的良苦用心，依然会感慨那美轮美奂的音乐、画面和故事，依然会评说那些剧中剧外的演员人生。

在采访最后，李小龙谈及对于经典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感受时，提到：“越是经典的文本，越难改编为另一种艺术形式，转换之后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小，我们想一下世界级的名作被改编为电影电视的遭遇就会了解。但87版《红楼梦》确实有些例外，她的优点非常多，我们无法一一指陈，但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她几乎完美地用视觉形象呈现出

《红楼梦》原著给我们带来的古典气息——那种雅致的、从容的、纯澈的、清婉的古典气息。”

站在30年之后，当我们去回忆、感慨、评说时，那个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故事依旧在流传。

30年，再遇见。

依然很感谢，依然很感动，依然很期待，出现更多经典。



▲ 87版《红楼梦》林黛玉形象



春节前的北师大“候鸟”

撰文 | 廖绿依

摄影 | 廖绿依

编辑 | 郭超凯 郭雨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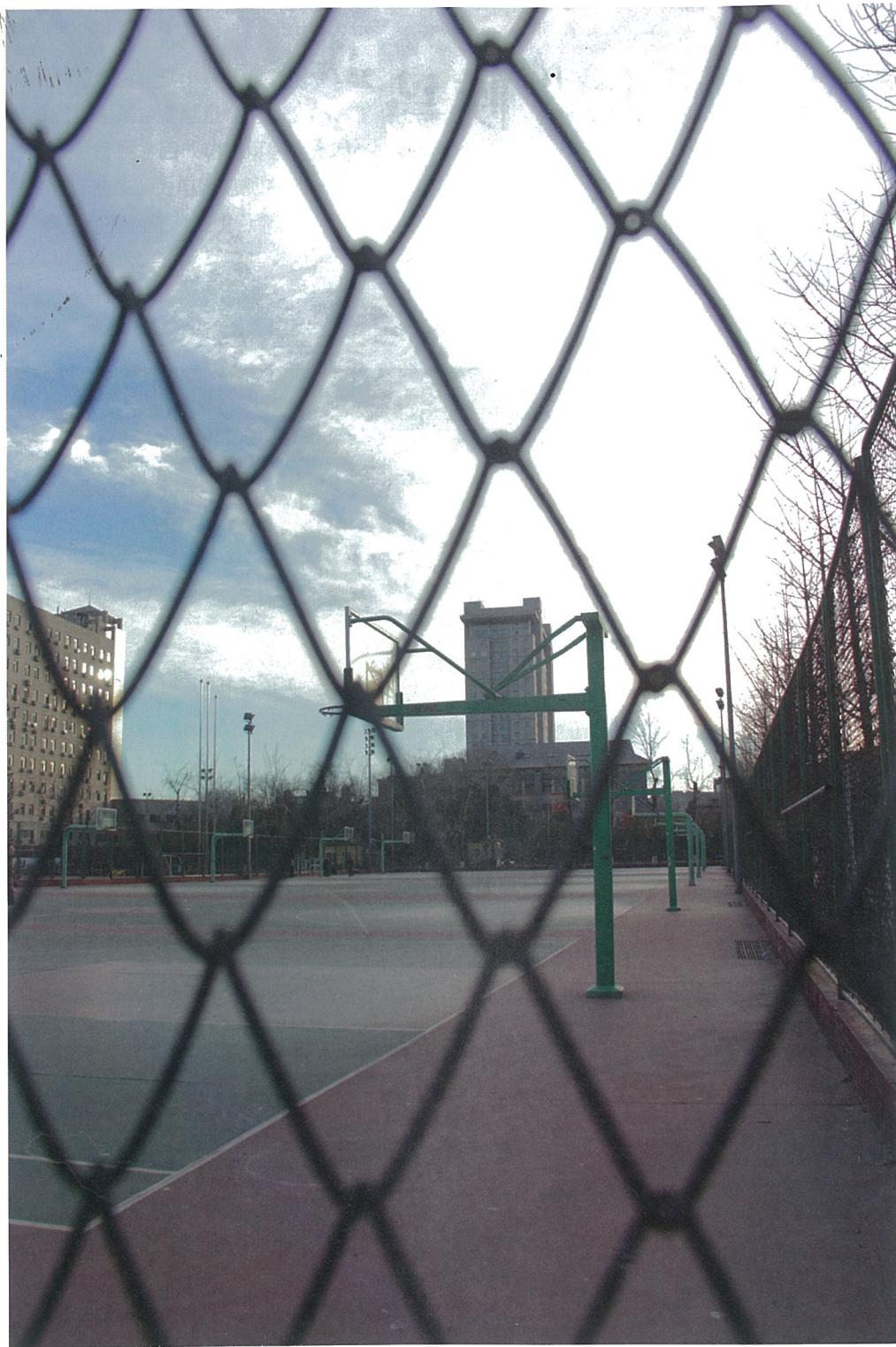


▲ 寒风中的鸟巢

春节临近，天气渐冷。
宿舍里的最后一个同学收拾行囊，踏上春运回家的道路。
足球场上，篮球架下，往日的喧嚣不再。取而代之

的是北风的长啸。整个校园仿佛仅存亘日不变的乌鸦群，在天空盘旋。

然而，师大并非是没有一丁点儿“人气”，无数个尽责坚守的“候鸟”还在校园停驻。



◀ 空无一人的篮球场



留校亦难

学生活动中心旁的后勤管理中心，后勤管理办公室的办公人员依旧在忙碌。谈及寒假的留校学生问题，“不是每一个学生都会回家的”，师大后勤管理处三楼办公室的老师们如是说道。留校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食宿用行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几乎是除了商贸方面的其他部门都会持续工作”，后勤部的老师说到。

北师大后勤的官方公众号在春节前 15 天便公布了 2017 年冬季假期学校各部门的值班安排。据悉，过年期间总体留校人员数量将近 500 人。学校各基础设施部门包括食堂，宿舍，超市的轮休营业状况一览无遗，提前给准备留校的同学们吃下一颗“定心丸”。

锅内学生公寓（包括学 1-16 楼、东贴建楼、西贴建楼）全部正常上班，留学生公寓、励耘、新松以及兰蕙公寓皆正常营业。其他部门诸如学校超市，除学子超市有休假外，其他均正常营业。学生公共浴室以及开水房都保持开放状态，学生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有效保障。

新乐群 · 一日三餐

大部分食堂都有休假，作为坚守在寒风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学生第一食堂（新乐群食堂一层）在整个假期期间一直保持运营状态。

何师傅 30 岁出头，是新乐群食堂一层的大厨，年纪轻轻的他去年刚刚被聘为负责人，这个假期，是他负责值班管理的第一年。

据何师傅说，春节期间，新乐群一层食堂依然保持营业状态，就是为了保证留校职工和学生们的基本生活要求。食堂留校人数跟在校学生数量成比例。新乐群一层的管理方式是轮流值班，一部分人轮休，一部分人不休假，到班人员稳定在 23 人左右，保证食堂各部门能正常运作。

上班时间几乎一样，工作时长也和往常一样，没什么变化，早班 5 点至下午 1 点半，晚班下午 4 点到晚上 9 点，几乎每天如此。仅仅在初一至十五这几天，来人少会提前下班，关门略早一些。

食堂提供的菜品品种略微减少，不过每天的菜也都



◀ 午休时段的新乐群



▲ 静候上班的食堂工作人员

保持在 50 种上下，主食大概供应 30 多种。

关于食堂春节的具体安排，何师傅笑了笑，“年三十晚上有什么特别活动？年夜饭是每年惯例，食堂以套餐形式准备，除了饺子以外，还会增加一些比较好的菜，比如排骨、牛肉、鸡腿。”

“学生放假后勤很多部门一定不能放，清真食堂和咱们一样，一直都在运营，给留校的穆斯林同学提供方便。”他拿出手机翻看了一下，眯缝着眼睛，若有所思，“来的学生可不少，还有咱们后勤职工，过年，想让大伙儿吃得好一点。不过那两天还真没留下照片，一赶上夜饭，忙前忙后，根本没时间拍照。”

春节前夕新乐群食堂一层的电视机出了故障，学校为保障想看春晚的学生有电视可看，赶在年三十之前联系了有线电视公司修理。除夕当晚，不少学生聚集在新乐群一层观看春晚，为了满足学生们的需求，新乐群食堂当天关门时间也比平时更晚一些。

寒假期间的新乐群食堂冷清许多，但工作人员们忙碌

身影仍在，早起、烧水、做饭、打扫大厅、收拾残渣，与平常无异。唯一的不同是门口的灯牌，从“新乐群食堂欢迎您”变成了“春节快乐”。





▲ 进行演示操作的岳师傅

西开水房 · 蒸腾

清晨，天还没亮，伴着乌鸦的翅膀扑棱的声音，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大爷就已经骑着三轮车出门扫地。日出前只有零下几度的气温，呼啸疾来的寒风裹挟着沙石袭来，单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徒步行走都是非常困难的。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清洁大爷早上的工作也完成了。道路上昨夜风刮落下的树叶一溜烟儿地躲了起来，学校又恢复了整洁模样。

一缕白色蒸汽透过初阳的光线从开水房屋顶升腾起来，风吹即散。

西开水房的门上贴着一个新贴的福字，听到开水房外面的声响，西开水房的岳师傅打开了门，探出了半个疑惑的脑袋。

岳师傅是西开水房的工作人员，年过六十但身体硬朗。与他不算魁梧的身材相伴的还有一张憨厚羞涩的脸庞。在参观开水房内部时，他显得略为拘谨，但当谈及车间内各种机器的操作时，他顿时来了精神，快步上前，亲身示范。

“五点半打开之后，需要不停的操作”，他比划了一下，“这样守在这儿一直到十一点半。”他说话带有很浓的北方方言口音，但嗓门不大，声音很轻。

开水房斑驳的墙壁包裹着四五个烧煤的圆柱形锅炉，每个机器上都各有一个刻度钟表。岳师傅解释说，这是实时查看温度的水温表，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上五点起床开始烧锅炉，达到规定温度后，每隔几分钟就来查看一次，水温下降就马上调试，随时守在锅炉旁，不能走远。

每隔一小会儿他就会来回踱步，查看一次，保持所有锅炉的水温度都稳定较高水平，哪个降了就赶紧添点儿蜂窝煤，“一定不能离开锅炉太长时间”，他反复说。

自2006年加入北京师范大学后勤部门以来，这已经是岳师傅为北师大服务的第11个年头。岳师傅表示：“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的假期，有事的时候会有人代替轮班，在学校呆的时间长，家里远，不常回去。”

看记者拍照，他赶紧收拾起自己随手放在水管上的不锈钢杯，一边喃喃自语，“我给你拿开，收拾收拾，别挡着你。”



▼ 北师大锅炉房



与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相仿，岳师傅也已经好几个春节没回家了。虽然家人就在北京附近，不过距离北师远，岳师傅觉得一家人都过来有些兴师动众。过年时，他就一个人守在车间，看看机器，调调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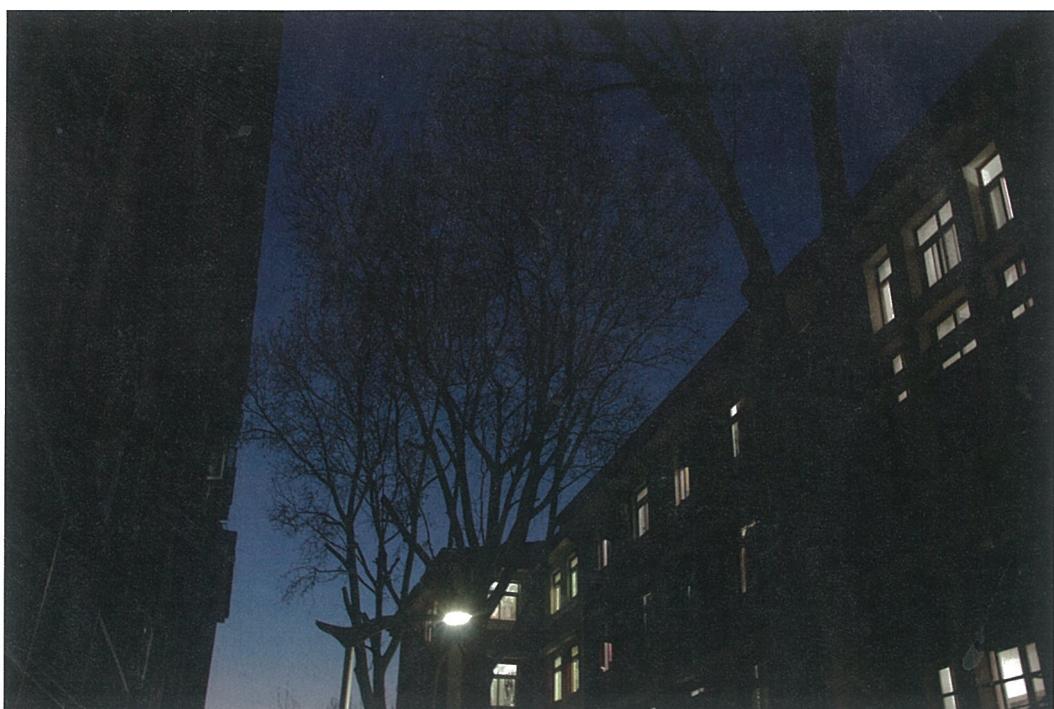
“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在这儿工作挺好的，学生在这儿工作（学习）可比我们辛苦得多！”他低下头，顿了几秒，“来了十年了，都习惯了，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为学生服务，挺好的，挺好的。”他强调了两遍。

“开闸器怕火，不能在里面抽烟”岳师傅笑着摸了摸头“这儿窗户冬天也打开，通风，吹习惯了，不冷。”

“60多岁了，能干几年是几年吧。”

从每天五点半开始手动开机器，一直守在锅炉旁，不停歇地操作，直到晚上11点半澡堂关门，日日如此。春节也如此。

“不过是晚上10点结束，能早一点下班。”



◀ 傍晚，学13号楼前的枯枝。

寝·夜

傍晚时分，透过黄昏的驳影，一只只乌鸦停留在学十三号楼门前的树上，旁若无人，“咿呀---咿呀---”有一搭没一搭地叫着，日复一日，未曾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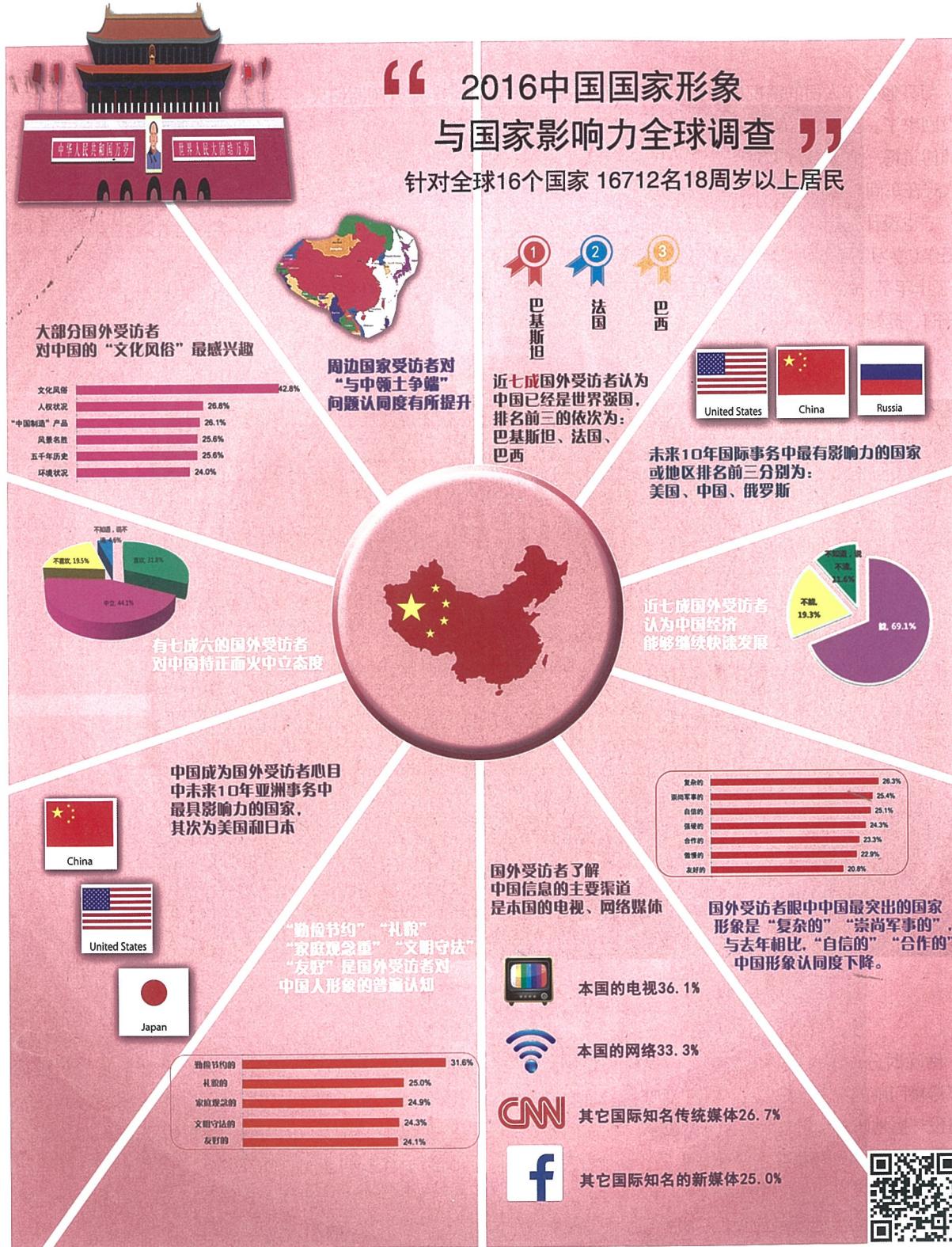
信阿姨是学十三楼宿舍的管理人员，这个春节，她同样没有回家。

信阿姨认为自己不善言辞，一听说采访，急忙推辞，笑着将一旁的保洁阿姨拉过来推向记者，“你也采访采访

这个阿姨吧。”

当谈及春节有什么变化时，她耸耸肩，“春节的事儿也多着呢，年年都有学生留校”，她习以为常的语气让人略为难过，“总得有人管呀，不是我，也会是其他人，我们走了，留校的孩子们怎么办？”

“每个楼几乎都有留校生”，一边的保洁阿姨也开口道，“就算没有学生我们也上班，也打扫卫生，早上五六点也跟平常一样起来拖地。”





2017全国“两会”舆情热点、社会认知与情感分布



2017全国两会综合舆情认知



两会委员构成：行业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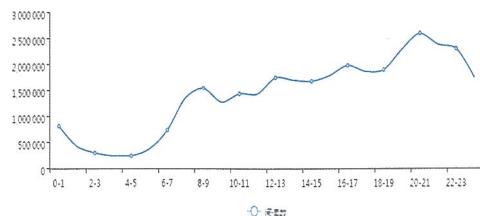
最热话题：
一带一路、互联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防治雾霾成为全民话题

时间维度

社会行为：一天中不同场景下阅读两会相关信息的行为



全天24小时的关注：睡前、通勤、午饭是重要阅读场景，两会消息的阅读最高峰出现在晚间21点左右。

地理纬度

丹东等非一线城市两会议题的讨论量及热度远远小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两会热词热度指数 地域分布

三四线城市：更关注具体政策、地域性明显。湖北孝感：“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工智能”

广州的网络普及率和网民绝对基数都处于领先地位。
热词前三位：“一带一路”“人工智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的北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等宏观政策仍然是最受关注的话题

上海地区热词前三位分别是“一带一路”“人工智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人群纬度

65后、75后、85后、95后的两会阅读内容类似，集中于常规话题，阅读轨迹根据两会议题和领域；00后关注的内容多为新鲜话题。

	65后：台湾问题		75后：国防费问题		85后：反腐议题		95后：反腐议题		00后：时事热点
关键词： “台独” “马英九”等		关键词： “军费” “支出” “傅莹”等		关键词： “独臂山” “王珉” “落马”等		关键词： “叶青纯” “回头看” “巡视组”等		关键词： “总书记” “二代居民身份证” “全面二孩”	

发布：京师中国传媒智库

制图：汪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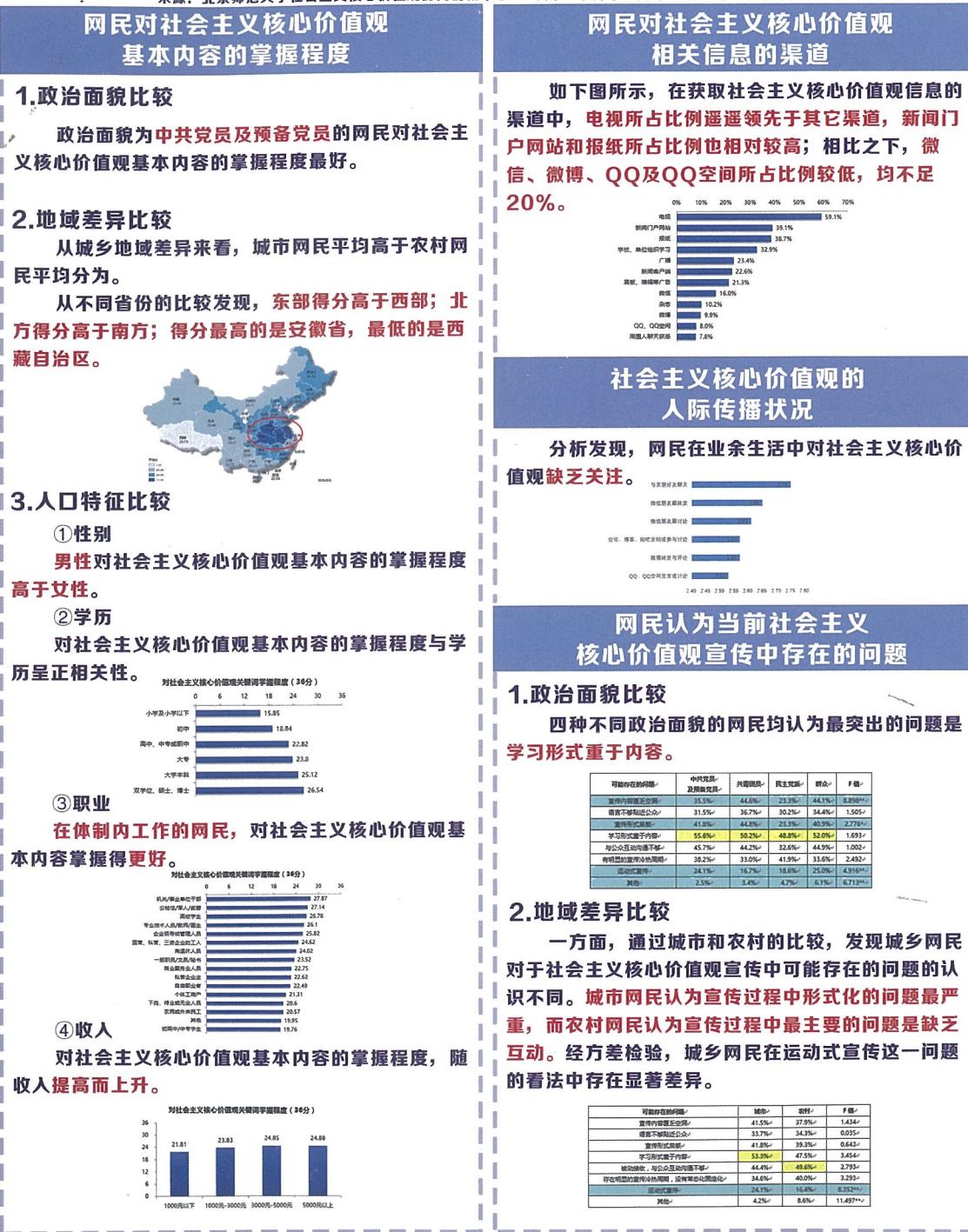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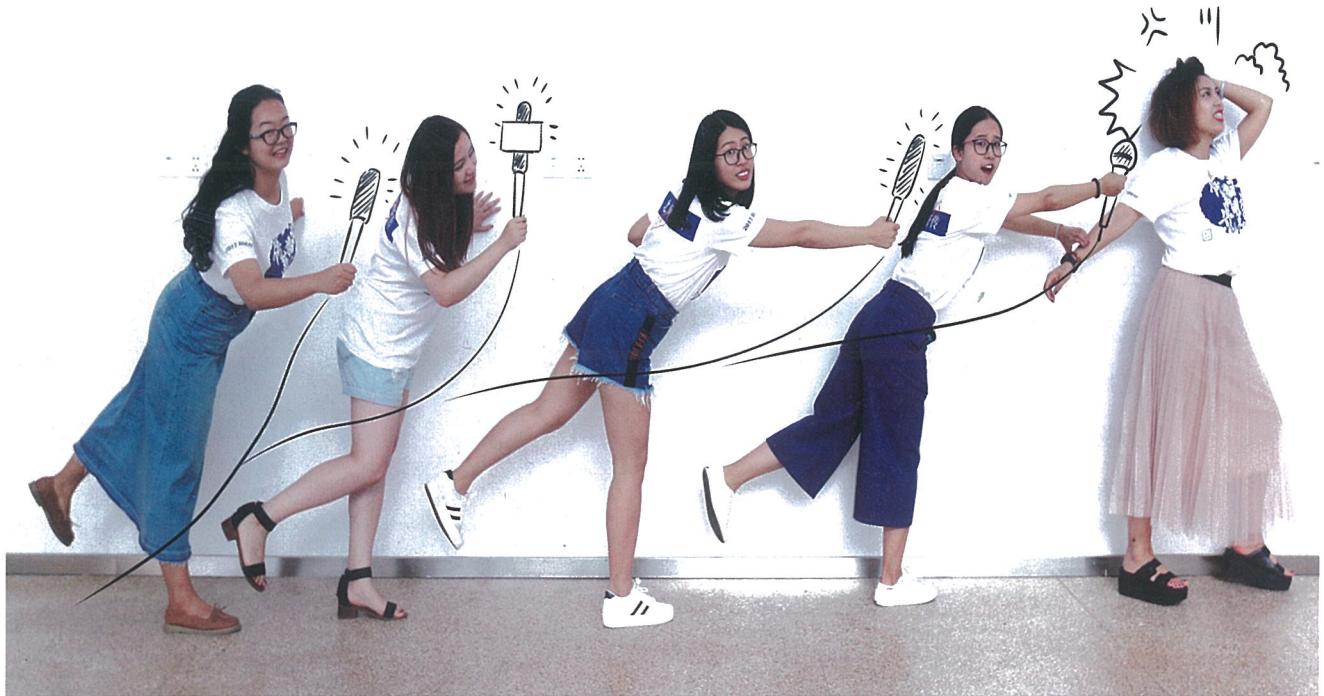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互联网传播状况调查报告 (2016)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

发布：京师中国传媒智库 制图：张小雨





木铎声远

摄影师 | 卢晓丹、耿绍宝、顾嘉
出 镜 | 2016 级新闻传播硕士生、
2013 级传播学本科生
文 稿 | 卢秋竹

细数此生年轮
一是呱呱落地
二是儿时游戏
三是年少轻狂
这一圈是
作别青春

长亭古道碧草
晚风笛声夕阳
夏蝉正鸣 秋风未起
万物一瞬 皆若蜉蝣
花有世界 叶有菩提







别时又逢月圆

天涯也好地角也罢

浊酒正酣莫负金樽





